

## 撒拉族簡介

撒拉族自稱「撒拉爾」，簡稱「撒拉」，漢文文獻對撒拉族的稱謂有十幾種之多，如「撒刺」、「撒刺爾」、「沙拉」…等，中共在 1954 年將之正名為撒拉族，據西元 2000 年中共第四次人口普查，撒拉族人口共有十萬四千五百多人，主要聚居於青海省東部的循化撒拉族自治縣，以及與之相鄰的化隆回族自治縣甘都鄉以及甘肅省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的大河家，另有少數散居於青海、甘肅、新疆等省區。

撒拉族的語言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西匈語支烏古斯語，語言內部相當一致，沒有地區性的方言，許多青壯年的撒拉族人都通漢語也有不少人兼曉藏語，沒有創制撒拉文字，一般文書都使用漢文，在宗教上則為伊斯蘭教（回教）信仰。

一般而言，撒拉族採小家庭制，兒子長大娶親生子後，使分出另組家庭，兄弟幾人同家而居的極為少見，當分居時，父母可以選擇跟那一個兒子生活在一起，但在習慣上絕大多數都是跟幼子同住舊宅，這習俗似乎還保留北亞草原游牧民族古老的傳統。在撒拉族社會裡，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高，俗語有「丫頭不露面，媳婦蓋住頭，問話扭過臉，遇人繞道走」，可見男女之防是很嚴的，男性是家長，家中一切事務，都由家長決定。

撒拉族的婚姻，過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在撒拉族社會中有這麼一句諺語「天上無雲不下雨，世上無媒不成親」，這跟一百多年前漢人社會幾乎一模一樣，過去還流行早婚，男子十三歲、女子九歲開始作禮拜，同時也是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齡，而且表兄妹可以結婚，如果是外族，則必須是穆斯林，否則是不可以的。

撒拉族男子一般在夏天戴白色六牙帽或圓頂帽，春秋則易黑色，冬季戴羊羔皮帽，穿寬大的短上衣與長褲，長長較狹窄，腰繫布帶，婦女喜歡穿鮮艷色彩的大襟花衣與長褲，外加黑色坎肩，佩戴長串耳環，舊時婦女外出必須戴蓋頭，但近現代已經不戴蓋頭了，這算是一種解放。

撒拉族以小麥、青稞、蕎麥為主食，以牛羊為主要的肉類，由於信仰伊斯蘭教，所以絕對不能吃豬肉，還有許教規上的禁忌，撒拉族聚居地區盛產多種水果，所以有「瓜果之鄉」的美稱，可見其飲食文化是很豐富的。

撒拉族的葬俗，依照伊斯蘭教儀軌進行，以速葬、簡葬為主。跟所有伊斯蘭社會一樣，開齋節（又稱德爾節）是一年中最大的節慶。撒拉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而且是歌聲響亮歌詞優美舞姿活潑，可以相見其歌舞場面是何等歡愉。

## 目 錄

政大邊政（民族）學系的創立暨發展 .....	林恩顯	1
設立大陸民族事務單位此正其時 .....	劉學鈞	13
新疆民族關係及歷史事件 .....	孟 鴻	19
新疆伯孜克里克石窟的佛教藝術 .....	張華克	37
少數民族美食簡判(一)——滿族食品「撒糕」 .....	華 華	45
從《台灣中國邊政述評》說起——兼談「鈞」字的讀音 .....	王輔羊	49
阿凡提的故事——認馬 .....	編輯部	53
中國邊政協會第 40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	編輯部	55
稿 約 .....		61

# 政大邊政（民族）學系的創立暨發展

林恩顯

前政大教授，邊政所所長、訓導長

## 一、前言

我國邊政學係源於中國人類學北派吳文藻、費孝通等爲首，受美芝加哥學派及英社會人類學的影響，故在理論上偏向功能學派。所謂「邊政學」，吳文藻氏在其「邊政學發凡」（一九四二）一文中表示：邊政有廣狹二義，廣義爲邊疆政治，狹義爲邊疆行政。邊政學即研究邊疆政治的專門學問。也即研究管理邊民的公眾事務。<sup>1</sup>邊政學者胡耐安師則謂：邊政係指邊疆地區之區域性的治理<sup>2</sup>。至於邊疆係指內地中原以外的疆域，包括政治、民族文化、國防軍事（地理）、經濟等邊疆範圍。

我國的大學設有邊政系則於民國九一八後約在民國二十年朝陽大學，後東北大學在北平也設置。民國三十三年秋中央大學、西北大學均設邊政政系，但未有周全課程。民國四十四年政治大學在台灣也設邊政系，迄今已五十五年，五十八年增設邊政研究所。

邊政暨邊政系所在社會上均屬冷門，向少有人瞭解，但係國家重要政務，蒙藏委員會將被撤併，於台灣逐漸忽略之際，近爲大陸所重視，故值得介紹評論。本文擬就政大邊政系所的創立、發展、分立萎縮歷程及評估，尙請方家指正。

## 二、邊政系所的創立

政大爲我國培育邊政人才及邊疆研究的重鎮。係民國十六年（1927）創立於南京的黨務學校，十八年改組爲中央政治學校。至抗戰勝利中樞還都南京，將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爲國立政治大學。民國四十

<sup>1</sup> 吳文藻：原載邊政公論一一五、六期，民國三十年。

<sup>2</sup> 胡耐安：台灣商務邊政通論頁一，民國五十九年。

三年七月在台復校迄今。

政大早於中央黨務學校時期的民國十七年十二月特設蒙藏及華僑補習班。翌年二月附設蒙藏華僑特別班。後□大為蒙藏學校。二十三年後設包頭、康定、西寧、肅州、邊疆分校。三十年蒙藏學校改名為國立邊疆學校。均表現政大重視邊疆教育的歷程。<sup>3</sup>

#### (一)邊政學系（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時期

民國四十三年政大在台復校，先成立教育、政治、外交和新聞四個研究所。翌（44）年建置大學部教育、政治、外交、新聞和邊政五個學系。四十五年名邊政學者胡耐安教授應聘兼任邊政學系主任。胡主任在其「關於邊政學系」一文中指出：

如果說邊政學系是為造就邊政人才而設，便得注視民主和自治的涵義；…若然造就這干邊政人才的目標，又是何在？再說如果認為有必須通達邊疆之人文、地文的以及語文、宗教和習俗等等的人才，那儘可設置一個「民族社會學系」或「社會人類學系」？授予辨識人類之生存空間，體認人類之生活要素，理解人類之生計類型等知識，從而以認識人類之社會文化的諸般概況。假令有所謂邊疆學術研究的話，便須具有至少也該具有這類的辨識，體認與理解，才可以講邊疆學術的研究。……我們今日之所謂邊政所囿限的範疇，又並非完全是屬於地理方位的部分；還有人文的和政制的各個不同的涵義。同時既然這是大學裡的一個學系，課程的安排，畢業生的前程，也該有一個縝密的籌計，因此我們對外的譯稱是用 Ethnology and Sociology（民族社會學系）<sup>4</sup>。

可見當年在台邊政系的成立，係繼承政大大陸傳統與重視，並秉政府未來重建邊疆的政策下，以培育邊政人才為宗旨。在研究教學課程上，以民族學和社會學為基礎，以邊疆政治、語文、史地和文化為重心。此際邊政系的成立，開啓了台灣對中國邊政研究和教學工作，在學術或政治上均具重大意義。

---

<sup>3</sup> 參考林恩顯：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教學體制與變遷，台北中國邊政協會「兩岸少數民族研究體制與內容分析暨兩岸少數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一三一—一九九八年。

<sup>4</sup> 胡耐安：關於邊政學系，台北，政大「邊政學報」創刊號，民國五十一年。

在邊政系時期系務重點有：(一)課程的研訂與開授。(二)教材、專業叢書編撰—蒙藏維吾爾文教材、會話、字典。邊疆叢書等。(三)圖書、報告、民俗文物收集—社區研究實習報告、收集民俗文物、山地社會考察報告等。(四)爭設獎學金—東亞學術研究獎學金、邊政獎學金、朝陽大學校友會獎學金等。(五)編研「邊政學報」每年一期。

胡主任致力創辦邊政系長達十四年奠定了良好基礎。至民國五十八年八月請辭，改聘蒙古籍名學者札奇斯欽教授繼任系主任。五十九年八月改爲民族社會學系。

## (二)邊政研究所（Th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時期

爲提升邊政研究教學層次，政大於民國五十八年八月成立邊政研究所，聘札奇斯欽教授出任首任所長，以培植邊疆研究及高級邊政專才。其研究教學重點爲：邊疆語文、歷史文化及政策。初分大陸、蒙古、新疆、西藏、東北四組教學方式進行，並出版邊政研究所年報，初定基礎。六十一年八月札奇斯欽赴美請辭所長，改聘周昆田教授兼代。六十三年八月周教授請辭，改由校長李元簇校長親自兼代。六十四年改聘劉義棠教授爲所長。均致力充實所務。自民國四十四年邊政系創立，至五十八年由邊政研究所增設邊政系所學士與碩士班體制。

## 三、邊政系所的發展

### (一)民族社會學系（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時期（1970~1981）

邊疆、邊政之稱謂，係中國對內地（中原）以外屬地和治理的慣用名詞。政府遷台此一稱謂概念隨著傳入台灣，並在大學設立學系。然此稱正如胡主任所指出，在時空和學術上已有欠妥，且難於安排課程，早以「民族社會學系」爲學系對外譯名。茲爲求名符其實，順應學術研究潮流，和社會環境需求，於民國五十九年九月正名爲「民族社會學系」。仍由札奇斯欽教授主持系務。

改稱後爲擴大培育邊疆民族與社會研究人才爲重心，也即減低政治性邊政人才的專研，加強並擴大民族、社會學的學術性研究教學。以擴大應用路徑。放在研究教學上，除以民族學、社會學、邊疆民族文化研討外，

增加社會福利與工作方面，希望為畢業生擴大升學和就業空間<sup>5</sup>。

民國六十一年八月扎奇斯欽主任請辭，改聘名社會學者文崇一教授繼任。任內致力民族學、社會學、社會工作課程、師資的充實。並於民國六十二學年度起試辦企業管理、心理學兩學系為輔系。同時加強科際整合的研究教學方向。六十三年八月文主任堅辭系務，改聘系畢業校友林恩顯教授出任系務，致力增聘社會學師資、團結師生、活躍系務、提升研究教學績效。其大要如下：(一)師資與人事上建立公開公平公正制度—1.專任教師聘請須經系務會議。2.教師升等須經上一級教師同意。3.增聘五位客座教師。(二)研究、課程、教學上建立良好基礎—1.校內首創系教師為單位的「民族社會學科教學研討會」（每月一次）。2.適時修正課程，並輔導學生選課。3.重視學生教學反應，曾作兩次問卷調查。4.改制並充實「民族社會學報」。5.加強並規劃學生課外活動。6.注意考查學生上課出席情形，及從嚴考訂成績。(三)充實設備與實習上—1.擴充「民族學博物館」。2.成立「木柵指南社區志願服務團」。(四)新創系務分工，及分組教學即邊政、人類學、社會學、社會工作與福利體制，增進師生參與感及專業水準—1.系務分組請教師分擔設計與推動。2.每學期按時舉辦「系導師會議」。(五)教育部委託「民間傳統技藝調查」計畫九年（林恩顯、黃維憲、林顯宗）。在正名後聯合人類學、社會學及社工來加強邊政方面的研究與功能，推動民族學的應用，並於全系師生努力下，於當年教育部社會組評鑑榮獲最優好評。

## (二)邊政研究所時期（1981~1990）

民國七十年聘林恩顯教授繼任邊政所所長，該所逐漸採歷史、語言、民族、社會學角度來研究我國邊政區域及民族文化，亦即以科際整合方式在教學上採大陸東北（滿洲）、蒙古、新疆、西藏、西南等邊疆區域及民族分組教學，並注重理論與方法，以求深入且多元化之途徑邁進，民國七十年代與南亞協進會合作成立「蒙藏委員會」從事西藏委託研究計畫多年，並於七十三年舉辦「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提升學術地位。結果獲教育部當年人類社會組評鑑第一名。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唐屹教授接任所

---

<sup>5</sup> 同註3。

長。邊政所為配合時代潮流，學術發展和政大發展計畫，於七十九年八月改稱民族研究所，增設台灣山地組，並增修部分課程至八十一年八月改聘蕭金松副教授兼代所長，並籌備恢復民族學系事宜。

#### 四、邊政系所的分立萎縮

##### （一）社會學系（Department of Sociology）時期（1981~1993）

為配合政大原法學院改制為社會科學學院與法學院分割體制規劃，和民族學與社會學分際發展計畫，民國七十年八月民族社會學系二度改稱為社會學系。擴大社會學、社會福利與工作的研究教學工作，暫時縮小有關民族學與邊疆研究課程，並將部分師資課程移至邊政所。故此時期的社會學系以社會學、社會福利與工作、人類學與邊疆民族研究三項為重點。同年（七〇）八月林主任任滿，調邊政所長，系主任改聘丘其謙教授繼任，丘主任面對系稱改變調整課程，充實社會福利與工作師資。至七十三年八月丘主任任滿，改聘陳小紅教授擔任系務。至七十九年八月任滿改聘林顯宗教授繼任。均致力於社會學、社會福利與工作的研究教學工作。至八十二年政大奉部令核准增設（恢復）民族學系，隸屬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從此將民族研究教學任務移至民族學系，完成階段性工作。

##### （二）民族學系（Department of Ethnology）時期（1993~迄今）

政大於民國七十年改民族社會學系為社會學系，並於七十九年八月改邊政研究所為民族研究所後，初期仍分區域研究教學，並積極籌備爭取民族學系的設置或恢復，以健全台灣民族學和少數民族研究教學體系。八十二年八月民族學系正式設立，並聘蕭金松副教授兼任系主任。

民族學系成立初期，以培養民族研究及民族工作專業人才。其研究教學重點在民族學、民族史、民族語文、考古學、民族理論政策及民族文化等。其後又歸納為：民族語文、民族理論與問題、民族政社與中國民族誌、民族宗教文學、民族教育藝術、民族主義與族群關係及博物館學、民俗學、體質人類學、考古學等七學群。在教學方法上採用講授與討論並行，配合錄影帶、田野工作實習等，為民族學系初創奠定基礎。傳統邊政研究教學大為縮簡。八十四年奉部令依新大學法規定「所系合一」，將民族研究所併入民族學系為其碩士班，九十年博士班成立，民族學教學體制

完成，然邊政學的研究教學委縮矣。

一九九〇年來民族學系在本地化的觀念下，由中國少數民族的邊政研究教學，縮小轉向台灣原住民族的研究教學，期待培養擅長民族政策、行政、教育、語言、傳播事業等專業人才。故其學士班課程以民族誌與民族史建構學科內容概論以民族學做貫串。碩士班必修民族學理論、民族學方法。博士班注重民族學、民族史、民族誌縱橫貫串。在眾多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科系中如何表現特色專長值得觀察。

附表一：大政邊政學系專業課程必選修科目表（民國 47 年部訂）

部訂必修課程學分	說明	附註
邊政通論（八學分）		關於邊疆語文教學時數有嫌過少者，其實文字之功能在其所紀錄之事務，我邊疆各民族正如元世祖至正六年頒行蒙古新字詔旨中語「俗尚簡古」所有有關哲學文學以至歷史文物大都缺然未備，故其文字之致用除藏文有其宗教哲學之研究討外，其他如蒙文、滿文則隨其政權之興替或已數經竄改，或已不復應用，總之凡屬附麗於宗教或政權所產生之文字，其社會應用功能並不太大，是故我人所感歛然者不在文字而在語言，因此早有加強會話之預計，苦于(一)師資人選不易遴聘(二)應用環境不夠理想，齊傳楚咻「聽」「講」無從，近兩三年來利用錄音機便利學生課餘收聽，但亦無何效益，再所有邊疆文字全屬拼音文字，綜計以二十學分併數約在三百二十小時左右並不嫌少。
邊疆語文（二十學分）	現分蒙藏維三組，自二年級上學期起開始講授至四年級上學期止，每學期四學分。	
邊疆歷史（六學分）		
邊疆地理（四學分）		
民族學（六學分）		
語言學（四至六學分）		
邊疆社會（六學分）	已由部核准改爲人類學概論學分仍舊	
邊疆建設研究	五十年上學期呈部核	



部訂必修課程學分	說明	附註
（六學分）	准將該科目改為選修，分列東北、西南、新疆及西北、蒙古、名藏等項目，每一項目為二學分，任由學生自由選修一項目或兩三項目，不加限制。每學期分開一項目至三項。	
中華民族誌 （六學分）		
社區研究與實習 （四學分）		
社會學（六學分）		
選修課程學分		
民族心理學 （三學分）	（限制須先修普通心理學）	
世界人種（民族誌） （四至六學分）		
比較宗教學 （四至六學分）		
民俗學（四學分）		
人類文化系譜 （四至六學分）		
中國古代社會究 （四至六學分）		
中國上古史 （四至六學分）		

附表二、政大民族學系現行學士必修課程表 2010 年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滿語	4	
蒙古語	4	
維吾爾語	4	（六選一）
藏語	4	
台灣原住民語言—阿美語	4	
台灣原住民語言—賽德克語	4	
民族理論	4	
民族問題	4	
民族宗教	4	
民族文學	4	
民俗學	4	（八選三）

必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民族藝術	4	
民族教育	4	
民族經濟	4	
民族學	6	
台灣民族志	4	
中國民族志	4	
世界民族志	4	
民族語言學概論	4	
民族政策	4	
民族學研究方法	2	
台灣民族史	2-4	
中國民族史	4-6	

## 五、評估

### (一)邊政學的建立

中國邊政學在民國二十年代雖已出現，且在水陸一些大學設立邊政學系，但時間短促成立未有周全。迄至四十四年政大在台設系才深入設計規劃其宗旨、課程、師資、教材及設備等完整學系。五十八年邊政研究所（碩士）成立，九十年博士班<sup>6</sup>增設一邊政學系所完整建立。為邊政學奠定基礎。

觀察政大邊政系所歷程與內容，具有延續與開拓中國邊政學的意義。

### (二)邊政學的研究

為配合邊政學系的開課，除師資外，教材的準備必須積極從事邊政基礎研究。民國五十年代由蒙藏委員會編印「邊疆叢書」。包括：李符桐：邊疆歷史、回鶻史、蔣君章：邊疆地理、新疆經營論、胡耐安：邊疆宗教、札奇斯欽：邊疆教育、蒙古今昔、蒙古文化與社會、周昆田：邊疆政策研究、張遐民：邊疆經濟、張興唐：邊疆政治等。主要論著如：胡耐安：邊政通論、中國民族志。蔣君章：中國邊疆與國防。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史、林恩顯：邊政通論、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突厥研究、和親研究、近代中國邊疆研究論著目錄。凌純聲：中國邊疆民族。芮逸夫：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李亦園：邊疆民族

<sup>6</sup> 民國五十八年邊政新設立時僅有碩士班，至九十年才增設博士班。

概述。唐屹：我國少數民族研究。呂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外蒙古現代史。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劉學鈔：蒙古論叢、匈奴史論、五胡史論、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中國邊疆歷史語言學會編印：西藏研究、蒙古研究、新疆研究、蒙藏委員會：蒙藏專題叢書、國防研究院編印：邊疆研究論文集。政大邊政系所研究刊物：邊政學報、民族社會學報、邊政研究所年報、民族學報。西藏研究委員會編：西藏研究會訊。中國邊政協會編：中國邊政季刊等表現邊政研究論文。另具代表性學術會議有：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民七十三年）、中國邊疆研究理論與方法研討會（民七十八年）及其論文集。

在邊疆語文方面，早期係由大陸來台專家有蒙文李春霖、札奇斯欽、哈勘楚倫。藏文歐陽無畏、羅桑益西、蕭金松。維吾爾文阿不都拉、劉義棠、林冠群。滿文李學智、莊吉發、廣定遠等授課，延續了邊疆語文在台灣。並編印蒙文、藏文、維文教材（尤以阿不都拉編著「維吾爾語文讀本」（六冊著名）。藏文、蒙文法。藏語、蒙語會話等教材。另邊政（民族）研究所碩士、博士論文數百篇均為台灣邊政學研究成果。

附表三、邊政（民族系所創立合併一覽表）

		┌社會系	
邊政系—1970	民族社會系—1981	社會系	1993—┐
		└民族系	
1969 邊政所——	1990 民族所——	1995 民族系（學士、碩士、博士班）	

邊政、民社、民族、人類、社會：台灣邊政系所名稱相關者有邊政、民社、民族、人類、社會等，其中以民族名者多，係中道性簡稱。政大用過邊政、民社、民族、社會四個稱謂，其他大學則有人類系所。可見政大邊政學系所改名之繁。

### （三）邊政人才的培植

台灣邊政學主要係受蒙藏委員會策劃推動，政大邊政學系的執行。尤其「準建教合作」。（曾任職蒙藏會者有胡耐安、劉學鈔、陳式武、張駿逸、楊仁煌、蕭金松、何可、海中雄、陳又新、鍾月豐、王維芳、徐桂香、黃奕彥等）。當時政大邊政系的主要師資，係由大陸來台的學者，諸

如胡耐安（邊政通論、中國民族志、邊疆宗教、李符桐（邊疆歷史）、蔣君章（邊疆地理、中國邊疆疆域與國防）、衛惠林（民族學）、周昆田（邊疆政策）、張遐民（邊疆經濟）、陳國鈞（邊疆建設）、鄒文海（政治學）、羅孟浩（各國政府與政治）、張金鑑（行政學）、胡秉正（心理學）、孫殿佰（經濟學）、謝徵孚（社會學）。及邊疆語文初期蒙文李春霖、札奇斯欽、藏文歐陽要畏、羅桑益西、維吾爾文阿不都拉、劉義棠、滿文廣祿、李學智、莊者發等教授。另有凌純聲、芮逸夫兩位雖未在政大授課，但有其影響。

政大培育人才可分學政兩類、學術界如劉義棠、張煥卿、林恩顯、劉學銑、黃維憲、許木柱、蕭金松、蔣斌、曾濟群、吳慶顯、余光弘、林冠群、胡健國、王明蓀、林顯宗、李丁讚、陳旺城、林修澈、張駿逸、楊仁煌、趙竹成、監美華、陳文俊、劉雅靈、廖淑馨、侯守潔、張瑞成、張中復、延榮昌、蔣武雄、許明銀、柯瓊芳、陳又新、鄭素春、李信成等。

在政治及其他行業，有如：朱正明、劉學銑、吳文雅、黃雅榜、白秀雄、林政弘、林克昌、陳式武、陳宗文、黃天從、曾慶源、劉文正、海中雄、王維芳、胡進夏等。在國外有成就者如：陳耀祖、詹歷堅、張鍾濂、鄭金德、楊和璫、戴慶齡、龍寶麒（法）、蔡秀霞、王祿威、李邦琴（以上美國國）。張兼嘉（新加坡）、白根、金鮮浩（韓）、林芊、艾可德（土）、陳安恩（瑞典）等。

（四）以上人才除其個人努力外，係在邊政系所具專業水準及親和氣氛環境中培育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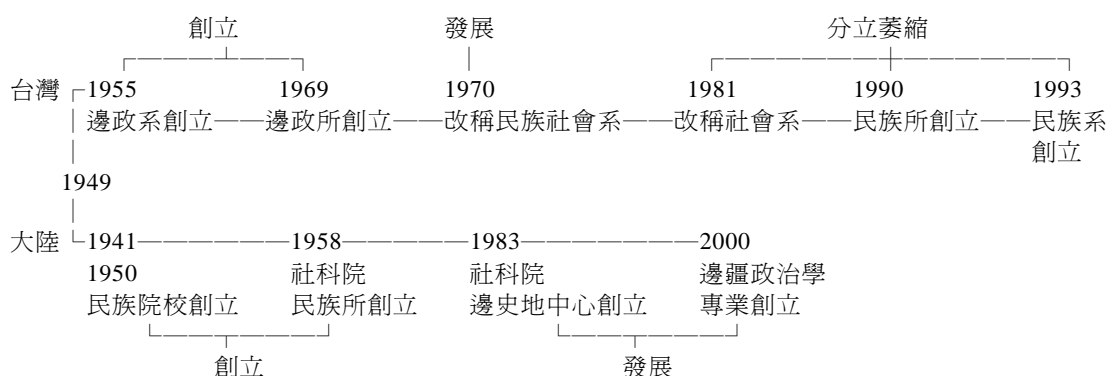
#### （五）兩岸邊政研究觀察

清末以來中國遭受列強的入侵，疆土分割，民族分裂、國家主權喪失，國防與外不保，引起愛國人士的憂恨，致國界、疆域、民族、外交、國防等問題有關的邊政議題受到關心重視。民國政府延續此種精神兼顧邊疆、邊政，甚至民國三十八年於遷台後在四十四年，還在政大設置邊政學系研究、培植邊政人材。五十八年又增設邊政研究所，邊政系雖於翌年改稱民族社會學系，但內容未減，使台灣的邊政研究與教學成為台灣邊政發展高峰健全充實。迄至七十年民社系改稱社會學系時台灣因未「統一」中國，「獨立」已久，國際化已深且受西化影響，漸漸以「少數民族稱謂」

取代「邊疆民族」，邊疆、邊政稱謂漸漸不用。政大社會系在此風氣下，修改課程減少邊政有關授課，自此台灣邊政學歷經系所變稱、分併大環境及分併而於一九九〇年左右偏向原住民研究傳統邊政漸告衰退。

反觀大陸中共自建黨建國以來隨其國際共產主義集團，稱邊疆民族為「少數民族」，重視其培育少數民族幹部在民國三十年至三十九年間，於各邊疆地區設立民族學院（十三所），並於民國七十二年社科院設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繼續史地學派研究邊政學。而邊政學者走民族學、社會學研究而迄未設類似邊政研究教學機構分析其原因一方面係不願意追隨民國政府的舊作法，另立新意，另一方面因與蘇聯密切關係，不宜提與邊界、國防有關之邊政策問題。迄二〇〇〇年來（時空變遷）

附表四、兩岸邊政主要指標圖表



始於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創立中國邊疆政治學專業包括民族學與政治學，培養優秀邊疆高級政治工作專才。自學士、碩士至博士課程並派吳楚克教授專程來台考察以表現其重視發展。

以上考察民國三十九年迄今海峽兩岸的邊政學研究教學創立、發展、萎縮三歷程，可知台灣創立發展（1955—1980）時，大陸尚未表示重視。當台灣進入分立萎縮（1981—迄今）時，大陸卻於二十一世紀建制重視。兩者間表現交叉轉換、互為消長，各顯長短貢獻。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少數民族研究教學交流台灣方面主要推手如林恩顯、蕭金松、劉學銚、黃維憲等均係政大邊政系出身。可見政大邊政系所表現非凡。

#### （四）台灣邊政為轉系所因

台灣的邊政系所無論名稱改民族社會、或社會、民族學系所皆未能脫

離學生轉系的困擾。分析其原因很多，但主要在畢業生就業出路及系所名稱的困惑。在現實的台灣社會讀書為的在求職賺錢，中國邊疆遙遠，在台灣政系所畢業找工作機會少，就成為邊政學的困境，又研究上無法赴大陸邊疆從事田野調查。解決之道諸如：設輔系制、設獎學會、開拓出路、提升研究教學水準等。

另一缺憾是前數年民族學系教師因系主任選舉致派系紛爭，影響了研究、教學等系務，期望儘速和解。

#### (六) 方家的詳論

1. 馬大正教授，對台灣邊政研先的評價：台灣史學界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無論是研完成果，還是資料收集一整理，在八理想的客觀環境制約的條件下，沿著前輩學者開創的邊政研究的格局，有所前進、有所發展，他們的眾屬成果成為中國學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總成果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sup>7</sup>

#### 2. 吳楚克教授：對台灣邊政學系的意義及成果

政大創立邊政系，標志著中國邊政學在台灣恢復，也標志著中國邊政學系的教學與研究在台灣政大的重建<sup>8</sup>。一九六九—一九九〇年成果，有：(1)專門理論研究；(2)邊疆、民族史研究；(3)實踐成果—邊政系所的教育，研究活動和成果<sup>9</sup>。

從以上兩位大陸富有代表性邊政專家的評論，知道政大邊政學，在不良的大環境政治、經濟及設備、資料、實地調查研究條件下，恢復邊政學，及重建邊政學的教學與研究。其成績不但延續且有所前進、發展。成果包括：專門理論研究。邊疆、民族史研究。及實踐績效—邊政系所的教育、研究活動。邊疆語文、延續邊政學人才的培養等。對兩岸邊政學而言，都是值得慶幸者也。

（本文於 2010 年 6 月 12 日投稿，於 2010 年 7 月 31 日審查通過）

<sup>7</sup> 參考中國社科改中國邊疆史地中心主任，馬大正：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同註 3「兩岸少數民族研究體制與內容分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

<sup>8</sup> 見中央民族學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中國邊疆政治學專業教授吳楚克、從《胡耐安、林恩顯到劉學鈞：看台灣邊政研究的大陸情結》台北，中國邊政協會，二〇一〇年。

<sup>9</sup> 見吳楚克：中國邊疆政治學頁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二〇〇五年。

## 設立大陸民族事務單位此正其時

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劉學鈺  
前蒙藏委員會委員兼主任秘書

### 摘 要

叫嚷了二十多年的行政院組織法修改案，近期總算拍板定案，據說蒙藏委員會將併入陸委會，設立一或二處，此種作法極為不妥，既有違歷史上多民族雙軌政制的傳統，更不符民族平等的原則，為彌補此二大缺陷，應在陸委會下設一邊疆民族事務處，始稱完善且符公允原則，本文擬就歷史沿革、機關功能、當前現況及兩岸交流四方面加以論述。

### 一、雙軌政制之歷史沿革

中國自古以來即為多民族所構成，各民族各有其傳統習俗、社會結構、宗教信仰、迺至語言或者某些民族曾創制或借用他族文字字母拼寫其民族語言，而成為民族文字（如維吾爾文、藏文、蒙文、滿文……等）凡此均與內地漢人迥不相同，基於同土齊民原則，既需尊重各民族傳統文化（前述習俗……諸項），又需維持國家統一團結，因此自諸胡列國時代開始（即一般歷史文獻所稱之五胡十六國時代，以其既不止匈奴、氏、羯、鮮卑、羌五族，另有稽胡、瀘水胡…等，更不止十六國，故以諸胡列國稱之較符史實），創立雙軌政治制度，設單于台或燕台，掌管含統治者在內之各胡族事務，中原漢人則一仍舊貫，仍劃屬州郡縣管理，北朝因之，但酌有修改及至遼朝建立，正式設置南、北面官制，南樞密院掌理中原漢人事務，採傳統制度；北樞密院管轄含契丹族在內的北方各胡族事務，詳載於《遼史》，從此雙軌政治制度書面化、法典化。

女真族龍興黑水白山之間，初崛起時與蒙古科爾沁部接壤，為免除後

顧之憂，建立後金政權之初，即與蒙古結姻婭之誼，以是綏服蒙古科爾沁等部，乃設蒙古衙門以爲治理蒙古民族事務；及至入關，易國號爲清，疆域既見擴增，所統之民族也見加多，原有之蒙古衙門，已難符實際需要，乃改名爲理藩院，掌理蒙、藏、回疆及其他各民族事務，其地位與六部同，康熙時與羅刹（即俄羅斯）有所交涉，也委由理藩院辦理，可見其時理藩院之職掌極爲龐大、繁雜，舉凡非內地漢人事務，幾階屬理藩院管轄，自然包括涉外事務及至遜清季世始將涉外事務自理藩院劃出，另設總理各國務衙門，同時將理藩院更名爲理藩部，但派駐外蒙古之駐庫倫辦事大臣仍兼理對俄交涉事項，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宣統宣布退位。

考我國自秦統天下之西元前 221 年，至中華民國元年之西元 1911 年，前後共二千一百三十三年，曾命王稱帝建立國家或政權者，不下六、七十個之多，但享祚能超過二百年者唯唐。（西元 618~907 年）、遼或契丹（西元 916~1125 年，另西遼又有 87 年）、明（西元 1368~1677 年）及清（含後金西元 1616~1911 年），其中唐朝李氏之族源，或胡或漢向爲學界爭議之問題，縱爲漢人，其母系則多爲鮮卑族；契丹、清其爲胡族，乃不爭之實，其爲漢人者，明朝而已，契丹、清均有制度化之雙軌政制，其以極少數契丹、女真（滿）統治絕大多數之漢人，而又能享祚久長，原因雖多，但以其能推行雙軌政治制度，必爲主要原因之一。

中華民國肇建伊始，以「理藩」二字具有歧視色彩，廢理藩部設蒙藏事務局，主其事者於歷史沿革及民族事務有所欠缺，徒以新疆於清季已建爲行省，誤認滿族已不存在，故將其排除於民族事務之外，未幾改事務局爲蒙藏院，依然將新疆、滿族排除在外，此實北洋時期缺乏稍曉邊政人才所致。不意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奠都南京後，易蒙藏院爲蒙藏委員會，前此之所有缺點依然存在，以致自北伐完成至大陸失守之二十餘年間，中華民國從未能有效治理新疆，自楊增新、金樹仁以至盛世才無不據地自雄，視中央如無物；而中華民國成立前，國民黨高喊「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雖則民國成立時修正爲「五族共和」，但未能稍解遍佈全國各地滿人（滿人隸屬八旗，隨命令駐防全國各地，隨時可以移防，是以滿人但有旗籍，而無地方籍貫），隱匿自身族籍，託籍於省市，心中對中華民國政府既恐懼又怨懟，致未能與民國政府齊心協力建設國家，此皆僅設立蒙藏



委員會而未能及於其他邊疆少數民族，所造成之負面影響，卒致大陸全面失守江山易色，其間肇因於邊疆少數民族之因素，相當不少，姑擇一、二言之，新疆之三區革命，即有濃厚之中共色彩，而內蒙古自治區竟先中共政權而成立。從而推想而知邊疆民族問題關係國家興亡盛衰者，至大且鉅。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之初，大事削減行政院組織，依照行政院組織法第三條所設立首長制之部會，僅有八部二會，蒙藏委員會即為其中之一，足證當時政府志在規復中國大陸，其後由於客觀情勢所限，規復大陸雖然力有未逮，但總極力設法維持中華民國之形貌，使其不至淪為地方性政權，是以自 1950 年至 2009 年，六十年來蒙藏委員會始終存在，其所以然者，乃執政者刻意維護中華民國之形貌，猶意西元 2000 年總統大選後，形成首次政黨輪替，當年三月二十一日，大陸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主任某，正在台北參加學術活動，曾在報端發言指稱此後台灣是否台獨，蒙藏委員會是否存在，具有指標性意義，可見蒙藏委員會對中華民國形貌，所具有之政治意義何其重大，主張台獨之民進黨八年來不敢裁撤蒙藏會，雖任命兩位極獨者為委員長，也從未主動提出裁撤蒙藏會之議，其中奧妙之處耐人尋味。

如今政黨再度輪替，兩年來終於完成為蒙藏委員會送終作業，終於完成民進黨未能完成之任務，歷史之吊詭，有時令人莫明其所以。

## 二、機關功能：

人體之各器官，各有職司，如眼之於視覺、耳之於聽覺、口之於飲食味覺、足之於行、腦之於思維…等，論者或云然則眉之功能為何？試想面孔五官，如缺去眉毛，其能稱為面孔？是以古往今來多少人勤於畫眉，以增面孔之美觀，是以人體各器官之功能有二，其一為生理之功能；其二則為形貌之功能，此乃事實，無由爭議。

政府組織政治學者有主張類如人體，因此各機關均有其功能，如外交部掌理一切涉外事務，國防掌理國家疆土之防守抵禦外敵之入侵……，曩著在大陸時，蒙藏委員會之設置於各邊疆民族而言，雖然有所欠缺，然於蒙藏而言，仍發揮一如人體器官應有之生理功能，如蒙藏委員長吳忠信曾

親自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牀大典，事後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處，伸張中華民國對西藏擁有主權，縱然今日流亡印度之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其所謂流亡政府如何巧言辯解，終無法抹煞此一鐵之事實。復如蒙藏委員會曾在蒙藏地區設立小學，在南京、北平設立蒙藏學校，直到抗戰勝利行憲後，始移撥教育部，是以在大陸時期蒙藏委員會以最少之人員預算，仍發揮其應有之生理功能，此乃事實，有諸文獻可為佐證。

但自政府遷台後，蒙藏地區已非我有，要求蒙藏委員會展現其原有之功能，乃是不可能之事，由是其功能逐漸轉型，自生理之功能轉為形貌功能，1970 年代，其時仍處於反共意識濃烈時代，但海外華僑本於漢人怕事之傳統，內心雖然支持政府一旦上街遊行往往怯於帶頭，某年，或許為 1972 年春節期間，在紐約發起華人反共大遊行，站在隊伍最前列、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者，即為旅美蒙古族人，其所以能如此者，乃蒙藏委員會平時聯絡旅美蒙籍人士之所致。復如 1966 年五月，十四世達賴喇嘛之姐夫塔克拉·彭措札西來台，欲面謁蔣中正總統，其時即由蒙藏委員會派員陪同，老蔣總統堅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必須承認西藏為中華民國之一部份，則一切都好商談，而此項認知即蒙藏委員一向所堅持者，因此在 1980 年前，蒙藏委員會仍具有若干生理功能，但已逐漸轉為形貌功能。

自 1980 年後，由於形更勢易，生理功能已難發揮，但形貌功能依然存在，每年以政府總預算不足萬分之一的淺淺之數，維持中華民國形貌完整也屬值得，試問今日無論男女每年治裝化妝所費，幾乎都多於百分之一，何對蒙藏委員會苛責一至於此？必欲裁撤而後已？

蒙藏委員會之裁撤，如今已成定數，任何挽回之說，已屬多餘，併入陸委會也已定案，唯有作合理整併，始能使此項裁併具有歷史意。

### 三、當前現況及兩岸交流

民國肇建伊始，所設立之蒙藏事務局，即為不完整之民族事務機構，此後歷經蒙藏院，蒙藏委員會均係破碎之民族事務措施，而今裁撤蒙藏會，將其業務併入陸委會，正好趁此整併機會，對未來民族事務政策重新思考，不宜再拘泥於蒙藏兩族，須知新疆維吾爾、哈薩克……等各族旅居或流亡中亞、西亞、歐美者，總數多達數千百萬，其中固然有若干涉及疆

獨組織，甚至有一二社團已被聯合國列為恐怖份子組織，也有某些國家對凡自承為維吾爾族者，立即給予公民身份，同樣也有若干雖不願返回大陸，但仍自認為中國人者，試想未來民族事務單位豈能視而不見？而滿人更是遍地皆有，就像台灣、南投、彰化一帶有二萬多粘姓人家，究其族源，都是滿族至於政壇名人，系出滿族者也所左多有，在「驅逐韃虜」百年之後，如再不止痛療傷，民族仇恨勢將伊於壺底。

際此蒙藏委員會整併入大陸委員會之際，希望能作通盤考量，作合理調整不再是殘破不全之民族事務單位，應高瞻遠矚含蓋大陸所有邊疆少數民族，設立「民族事務單位」，此單位名稱為處、為署、為局都不重要，重要者在於「民族事務單務」，試想如有海外維族人士申請來台，陸委會是否可置身事外，如要介入，無論蒙藏處、蒙事處、藏事處皆無法處理，如有「民族事務」單位，則名正言順可以辦理。記得孫運璿任行政院長時，某年視察蒙藏委員會，曾口頭建議蒙藏會兼辦新疆各民族事務（當年「新疆省政府辦事處」尚未裁撤），惜乎少部分人泥於本位主義，反對接受委託方式辦理新疆民族事務，其事遂寢。

往者已矣，希望未來能以開闊胸襟、前瞻性眼光，在陸委會內設置「民族事務」專責單位，以示周延。事實上目前來台大陸各民族，除蒙藏兩族外，其他各邊疆少數民族，論其人數遠多於蒙藏，試想目前客籍人士有客委會，原住民有原委會，何以維、哈、錫伯、滿族、百夷……竟無主管機關？此等邊疆人士均依法服兵役、納稅…與一般民國並無二致，卻無主管機關，在法律不無被歧視之感，際此行政院組織法條改定案，決定將蒙藏委員會裁撤併入陸委會之際，在陸委會組織法中增列「民族事務處」以改正既往偏頗之民族措施，伸張照顧全部邊疆各少數民族之正當性，必將使行政院組織趨向正當性、完整性，也必受在台各邊族之擁戴。

如從另一角度看彼岸中共自建政之後，即設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掌理所有少數民族事務，日後兩岸交流必然更為頻繁，設若有蒙藏以外之少數民族團體來台，試問我方如無民族事務單位，而由蒙藏處接待不僅名不正且也缺專業性，因此設置「民族事務處」絕對有其必要性、正當性，由於此單位性質特殊且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意義，不僅延續悠久雙軌政制的歷史傳承，更能彰顯當前兩岸情勢的需要，因此這一個「民族事務

處」可以提高其位階，處長可以十三職等任用，並可置兩個副處長，其一掌管蒙藏事務，另一掌管其他少數民族事務及其他事務，其位階可定為十一或十二職等，處下也不受四個科之限制，斟酌實際需要可設六至八個科，際此各部會正在研修組織法之時，僅作以上建議，請相關單位參酌。

# 新疆民族關係及歷史事件

孟 鴻

文化大學兼任教授

## 一、新疆民族關係

新疆舊稱西域，清代時以天山山脈為界，在天山以南者稱回部，在天山以北者稱準部，境內民族極為複雜，略而言之有漢人、滿族、蒙古族、回族、錫伯族、索倫族<sup>1</sup>、哈薩克族、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sup>2</sup>、塔塔兒族、塔吉克族、塔蘭奇族<sup>3</sup>、俄羅斯人等十多支系民族，如以語言歸屬而言，則有漢藏語族，阿爾泰語族及印歐語族。如僅就目前情形看，新疆地區各民族之宗教信仰有伊斯蘭教、喇嘛教<sup>4</sup>，東正教以及古老的薩滿信仰，如從歷史上看，古西或之宗教信仰更呈多元性，舉凡佛教、瑣羅亞斯德教（漢文史料則稱之為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之聶思托里斯德教派、道教…都曾經流行於天山南北，像這種複雜情況，遠非中國其他省區所可比擬。

抑有甚者，在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回族、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羅斯之斯拉夫族、蒙古族都是跨境民族<sup>5</sup>，其中除維吾爾、回族、蒙古族族<sup>6</sup>主體民族在中國境內，其餘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塔吉克、斯拉夫等族，其主體民族都在中國境外，這使

<sup>1</sup> 滿族、錫伯及索倫三族係清乾隆年間（西元 1736~1795 年）平定準噶爾之亂之後，從東北移防天山北部者。

<sup>2</sup> 柯爾克孜族係中國境內之稱謂，其中亞者則稱之為吉爾吉思。

<sup>3</sup> 塔蘭奇，原指在準部從事農耕之維吾爾族。

<sup>4</sup> 喇嘛教一詞正式登載清代及中華民國相關法典中，但近年來頗有人主張應稱之為「藏傳佛教」。

<sup>5</sup> 跨國民族或作跨界或跨國民族，有關跨境民族問題可參看金春子、王健民合編之《中國跨界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4 年出版；鄧敏文《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等書。

<sup>6</sup> 目前頗有人誤以蒙古族主體在「蒙古國」，其實無論從人數上或文化傳承及大汗系統看，蒙古的主流都在中國境內的「內蒙古自治區」。

得新疆的民族關係更形複雜。

## 二、中華民國時期新疆歷次事件

中華民國雖於 1912 年正式成立，但以軍閥割據，中央政府並未能真正統治新疆，當時新疆由楊增新實際掌控，楊氏新雖割據新疆，但並沒有獨立之意，仍遙奉中央，本諸拜廟不拜神之原則，不論何黨何人入主中央，均自承為中國之一省，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中央亦立即任命楊增新為新疆省主席，但僅七日，楊氏即被部屬所刺殺身亡，向者都認為是時任楊增新手下軍務廳長兼外交署長樊耀南所刺殺，近年樊氏後人曾著書立說，詳列證據指出刺殺楊增新的真兇乃是時任民政廳長的金樹仁，樊耀南反被金樹仁所槍殺<sup>7</sup>。自此金樹仁在甘、陝籍官僚、軍隊支持之下，奪取在新疆的控制權，並透過諸多方法，企圖要國民政府發表他為新疆省政府主席，據傳曾呈獻重達三十六斤半純淨無瑕的玉石給國民政府，希望國民政府能發表金樹仁為新疆省主席<sup>8</sup>，當時國民政府先後有蔣桂、蔣馮之戰，無力西顧，不得已任命金樹仁為新疆省政府主席，之後金樹仁故技重施，多方設法爭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他為新疆邊防總司令職務，先後以新疆省黨部、各民族聯合會、新疆駐京辦事處等名義，上書中央強調新疆內外情形複雜，軍事長官非名尊位崇不足以樹威服眾，要求撤消蔣馮內戰期間所任命之十八路軍總指揮一職，改任命為新疆邊防督辦；國民政府原不願畀以此項名義，稍前更曾有擬以回族白崇禧為新疆組主席之議，但以二次蔣桂戰爭爆發在即，此議遂胎死腹中<sup>9</sup>，國民政府對新疆一時之間無計可施，遂於民國二十年六月六日宣布以金樹仁為新疆邊防督辦，自是金樹仁遂將新疆軍政大權一手掌握。

金樹仁治新期間，一改楊增新時之寬鬆政策，一意擴充軍隊，將原有之三個師擴編為六個師，又私自與蘇聯簽訂《新蘇臨時通商協定》，開放依爾克斯（或作土爾庫特）、霍爾果斯、巴克圖及吉木乃（邁克布且蓋）為通商口岸，更准許蘇聯商人在喀什、伊犁、塔城、阿山、迪化（今名烏

<sup>7</sup> 樊明華《新疆三七政變血案真相》由作者於 2001 年於屏東自行出版。

<sup>8</sup> 廣祿《回憶祿》頁 132~138 該書係傳紀文學出版出版承廣祿先生哲嗣廣定遠兄影贈全書，特此致謝。

<sup>9</sup> 黃建華《國民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頁 24~25。

魯木齊）等地區自由貿易，並准許上述地區內的蘇聯商務代表前往莎車、吐魯番、焉耆、和闐、阿克蘇等地與商民或商號訂立契約，金樹仁已然將新疆視為獨立王國。

金樹仁的胡作非為引起新疆各民族的強烈不滿，就在這危機四伏的時刻，金樹仁又在哈密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傳統的哈密王制度，更引起少數民族的不滿，終於在 1931 年二月，以金樹仁強娶維吾爾民女的小堡事件，成為哈密人民反抗金樹仁暴動的導火線。小堡事件終於演變成星火燎原，時甫任哈密王府侍衛長堯樂博斯一方面代表新疆省政府前往哈密「安撫維民，敕平事件」<sup>10</sup>，但另一方面又暗中與反金勢力沆瀣一氣，甚至表示「他們（指哈密反金集團）攻打哈密城時，裡應外合，予以協助。」<sup>11</sup>此項和議歸於失敗，堯樂博斯出走，想向南京爭取支持，到達甘肅肅州（今甘肅酒泉）時，說服馬仲英率兵入疆，幾經周折，於 1933 年初包圍省城迪化（今烏魯木齊），省城危在旦夕，同年 4 月 12 日省政府官員陶明樾、陳中、李笑天等在俄羅斯歸化軍支持下，發動政變，金樹仁被迫下台。

此時新疆在陶明樾等人主持下組成省政府臨時委員會；之前於 1930 年始進入新疆的盛世才，起初並未受到重用，及至馬仲英率軍入新時，始授以「東路剿匪總司令」，從此盛氏握有兵權，「四、一二」政變時，他正駐軍迪化城郊，按兵不動，靜待時局變化，而發動政變的陶明樾等並無實力，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由盛世才出任新疆邊防臨時督辦，盛世才以不費吹灰之力，摘下「四、一二」政變的果實，從此盛世才實際掌握了新疆，時為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中。

國民政府原想趁新疆動蕩不安之時，進行對新疆的控制，曾於 1933 年 6 月 10 日派黃慕松率陣容龐大的中央宣慰團入新，中央原有意以黃慕松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但盛世才極為強勢，一方面槍殺「四、一二」政變主謀且為黃慕松所倚重之陶明樾、陳中、李笑天三人，另一方

<sup>10</sup> 堯樂博斯此間多作堯樂博士，實係維語「老虎」之音譯，上引語見《堯樂博斯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 年 12 月，但此處係轉引自馬大正《新疆史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87。

<sup>11</sup> 海威爾·鐵木耳《對和加尼牙孜阿吉的片斷回憶》該文載《新疆文史資料選輯》第 12 輯，頁 5，但此處係轉引自馬大正前引書頁 85。

面輒禁黃慕松所率之宣慰團，同時更假借民意向黃慕松施壓，黃慕松被迫無奈只得電告南京中央政府，對盛世才之臨時邊防督辦一職「擬請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責任更專，有裨時局，殊非淺解。伏祈鑑核，迅賜發表，以定人心。」<sup>12</sup>盛世才以人質在握，迫使中央政府於八月一日任命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從此開啓盛世才的專制新疆長達十二年之久。

盛世才正式出任新疆邊防督辦後，鞏固其統治地位兼示標榜進步，以高倡馬列主義而一面倒向蘇聯，希能得蘇聯援助，因為此時新疆內部並不平靜，張培元正率軍在迪化西邊與盛世才對峙，蘇聯認為必須以軍事干涉新疆內部動亂，才能方便控制盛世才，於是 1933 年 11 月由蘇聯紅軍不同兵種組成之「塔爾巴哈台志願軍」<sup>13</sup>派赴新疆，終於殲滅張培元部，張氏戰敗自殺；1934 年元月，蘇聯又派一支約 3500 人的紅軍，從塔城巴克圖卡入境，然後更換中國軍服，對外號稱「阿爾泰軍」，於同年三月逼近迪化，迫使馬仲英撤向達坂城，這才解了省城之圍，這兩次蘇聯紅軍的協助，鞏固了盛世才的權位，同時也鞏固了蘇聯對盛世才的控制。1937 年 9 月，蘇聯三度出兵南疆，殲滅馬仲英餘部馬虎山的殘餘勢力，次年在哈密部署一支紅軍騎兵加強團及一支控制支隊，對外則稱為「新疆歸化騎兵第八團」，但當地人仍稱之為「紅八團」，至此蘇聯藉軍事力量結束新疆內部動亂也同完全控制了新疆，盛世才在此情況對蘇聯不得不俯首聽命。

盛世才與蘇聯的關係於 1938 年達到頂點，盛世才曾三度被史達林接見，且成為蘇共黨員，此後盛世才與蘇聯的關係漸行漸遠，至 1942 年盛世才四弟盛世驥死（被刺而死）後，盛世才一反親蘇路線<sup>14</sup>，開始走向反蘇，其實當時日本侵華戰爭已呈強弩之末態勢，對日抗戰之勝利已現曙光，或許這也是盛世才轉而反蘇親中央的動力所在。所以他在 1942 年五月決定回歸中央，便派人到重慶表達回歸中央的意願，他派他五弟盛世驥以新疆督辦公署邊防處副處長身份赴重慶面謁中央軍事委員蔣中正委員長，詳報新疆與蘇聯的關係，蔣委員長則稱：「過去中央和盛督辦的誤

<sup>12</sup> 《中央日報》1933 年 7 月 7 日。

<sup>13</sup> 因之前在塔爾巴哈台流亡的前俄國白衛軍組成的一支分隊，也歸這支紅軍部隊指揮，故稱之為塔爾巴哈台志願軍。

<sup>14</sup> 盛世驥《蔣介石的封疆大吏——我家大哥盛世才》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0 年，頁 155、173。



會，都是汪精衛搞出來的。」<sup>15</sup>於是中央在第八戰區（駐蘭州）司令長官朱紹良穿梭奔走下，確定新疆重回中央，就在同（1942）年八月，派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女士前往迪化，傳達以下四點指示：

- （一）調派甘肅境內政府軍由蘭州進駐安西、玉門、牽制在哈密之俄軍（就是前述之「紅八軍」）。
- （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員，將外交權收歸中央。
- （三）肅清新疆共黨。
- （四）著俄軍退出新疆。<sup>16</sup>

至此新疆重回中華民國懷抱，同時任命盛世才為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1944 年 9 月 11 日盛世才離開新疆，前往重慶出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長，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則暫代新疆省主席。

### 三、兩次東突「建國事件」

東突「建國」事件，與「泛伊斯蘭主義」及「泛突厥主義」<sup>17</sup>有密關係，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九月，新疆泛突厥份子沙比提大毛拉<sup>18</sup>在喀什噶爾，吹起東突厥斯坦獨立的號角，公然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為 1933 年 11 月 12 日，隨後公布政府綱領、施政綱領以及所謂的憲法，同時公布自總統以下政府官員名單<sup>19</sup>，這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直接受到來自阿富汗、土耳其雙泛主義的影響<sup>20</sup>，間接也有印度（當時印度仍為英國殖民地，其實就是英國）的因素，英國政府表面仍承認中國對新疆擁有主權，但英國若干非官方機構則對從事該「建國」分子及所謂「東突政府」給予支持，當時蘇聯深恐英國力量進入新疆，影響蘇

<sup>15</sup> 同註 14 書，頁 176。

<sup>16</sup> 馬大正《新疆史鑑》頁 98~99。

<sup>17</sup> 「泛伊斯蘭主義」及「泛突厥主義」，簡稱雙泛主義，內容相當複雜，可參考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狀》北京民族出版 2008 年；馬大正、許建英《東突厥斯坦迷夢的幻滅》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厲聲主編《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3 年，頁 166~172。

<sup>18</sup> 毛拉係阿拉伯語 Mawla 之意譯，為伊斯蘭教學者之尊稱，大毛拉係毛拉之大者。

<sup>19</sup> 詳細名單請見孟鴻《平心靜氣看新疆西藏事件》該刊載《中國邊政》季刊 174 期，中國邊政協會，2008 年 6 月，頁 5~6。

<sup>20</sup> 馬大正、許建英《東突厥斯坦迷夢的幻滅》頁 64。

聯在新疆的既得利益，所以蘇聯決定出兵支援新疆省政府收平「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終於在 1934 年 2 月 13 日，這個共和國灰飛煙滅，首次東突所建的「共和國」只存在三個月又一天。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覆滅後，不久新疆落入盛世才之掌控之中，盛世才掌權之後全面採取親蘇、親（中）共政策，他表面上是中華民國一省之長，但在新疆境內懸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所掛的是紫色五星旗，更認蘇聯才是他的祖國，所以他甘心向史達林遞歸順的降書，願意將新疆併入蘇聯<sup>21</sup>，盛氏此舉或許旨在緩解蘇聯對東突厥建國的支持，但後來盛世才重回中華民國懷抱，全面反蘇並殺毛澤東之弟毛澤民以明志<sup>22</sup>，盛世才離開新疆到重慶任農林部長後，國民政府先後以朱紹良、吳忠信出任新疆省主席，但新疆情勢並未好轉，尤其蘇聯對盛世才之反覆使新疆脫離蘇聯掌控，更是恨之入骨，1944 年雖然進入抗日戰爭末期，眼見勝利即將到來，但又是國共的內戰方殷之時，蘇聯自是全力支持中共奪取政權，於是新疆就成為製造事端之最好場所，1944 年四月，在蘇聯支持下，一群人在伊寧市設立「伊寧解放組織」，以雙泛主義為口號，鼓吹「東突建國」活動，這一群人之中有些是親共或根本就是共產黨徒如：阿不都里克、阿巴索夫、喀斯木江、坎拜爾等；也有非共產黨的，如：艾拉汗·克列或作艾力克·吐烈，此人身分頗為特殊，他是烏孜別克族，原本生活在俄境吉爾吉思加盟共和國之托克馬克（此地唐時稱碎葉城，相傳唐時詩仙李白誕生於此），出身宗教世家，原為安集延某清真寺之阿訇<sup>23</sup>，並曾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及布哈拉學習經文及醫學，是一個狂熱的雙泛主義者，1924 年因從事非法組織，被蘇聯公安部門逮捕，1927 年潛逃到新疆，以宣教及行醫為業，定居伊寧，1937 年被盛世才所逮捕，1941 年出獄，出任伊寧白都拉大清真寺阿訇，此人口才便給講演時極具煽動性，雙泛主義經其鼓吹，一時頗具聲勢，而白都拉大清真寺也成為雙泛主義及反漢中心，要求所有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者）團結起來，進行

<sup>21</sup> 張大軍主編《盛世才上莫斯科史大林報告書》中亞出版社，1997 年，宋念慈序，頁 9。

<sup>22</sup> 註 14 所引書頁 188。

<sup>23</sup> 阿訇為波斯語 Akhond 之音譯，原意為教師，衍伸為清真寺之住持。或作阿洪、阿衡、阿渾。

「聖戰」<sup>24</sup>，要把非突厥系民族趕出東突厥斯坦（指新疆），在這個訴求下，反漢、排漢就成為必然的行動。1944 年 9 月，蘇聯駐伊寧領事公開向艾拉汗·克烈祝賀肉孜節<sup>25</sup>，這等同蘇聯公開支持艾拉汗·克烈所組織的「伊寧解放組織」，因而此一組織迅速擴張發在塔城、阿山、迪化、阿克蘇乃至喀什之蒲犁都密建分支機構，為稍後的三區革命建立下有利的基礎。

蘇聯始終認為新疆為其勢力範圍，應該脫離中國，於是在哈薩克的阿拉木圖建立「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式插手新疆分離活動，終於暴發伊犁、塔城、阿勒泰所謂的「三區革命」時為 1944 年 8 月，由鞏哈暴動揭開三區革命的序幕（鞏哈今改為尼勒克縣屬伊寧市或伊犁地區），十一月七日又在伊寧製造暴動五天之後（11 月 12 日）「伊犁解放組織」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並建立臨時政府，定「國旗」為綠底，中鑲黃色星月，由艾拉汗·克烈為臨時政府主席，由上層人士阿克木伯克·霍加為副主席<sup>26</sup>，宗教界上層兼商人阿布都熱烏吾甫·馬哈蘇為政府秘書長，此外分官設職有差<sup>27</sup>。

民國三十三年（1944 年）正逢抗戰後期，國民政府正全力應付日本的侵略，實無餘力，在新疆以武力敕平「東突厥斯坦」建國事件，1945 年元月五日，東突臨時政府通過由蘇聯領事「協助」起草的政府宣言，宣布在「『東突厥斯坦』」領土上，徹底根除中國的專制統治，從此一宣言可見整個三區革命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根本就是蘇聯幕後所一手操導。

此時中俄正在為外蒙古問題進行談判，同年八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蘇聯在雅爾達密約支持下，強迫國民政府與其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這個條約中，要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由於外蒙古於 1924

<sup>24</sup> 「戰爭」係阿拉伯文 Jihād 之意譯，原意為「盡力」、「奮鬥」，近代則引申為：為真主信仰而奮鬥。見凱倫·阿姆斯壯 karen Armstrong 著《伊斯蘭》林宗憲譯，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3 年，巨克毅導讀，頁 10。

<sup>25</sup> 肉孜節，係波斯語 Rozah 之音譯，又譯為「傑則」，原意為齋戒，為伊斯蘭教三大節日之一，肉孜節又稱開齋節。

<sup>26</sup> 伯克為新疆舊有官稱，霍加或作和卓，據稱是穆聖之後裔。

<sup>27</sup> 詳細名單請見註 19 所引資料，頁 7~8。

年已經以「蒙古人民共和國」名稱存在，國民政府在不得已情況下，於1946年元月五日承認外蒙古獨立，但蘇聯必須放棄支持「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蘇聯在獲得外蒙古的優厚利益下，如再把持新疆，恐會引起美、英的干涉，於是同意放棄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支持，並且明白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附件聲明：「關於新疆最近之事變（就是「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事），蘇聯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條約第五條所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sup>28</sup>「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在失去蘇聯的支持下，也就煙消雲散無疾而終了。

#### 四、二次三區革命

蘇聯政府或許利用「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事件脅迫國民政府對承認外蒙古獨立一事讓步，中國既然已經公開承認外蒙古獨立，蘇聯自是壓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並協助中國政府於1946年10月收復伊犁，稍前在9月間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宣稱：「奉蘇聯政府之命告知國民政府外交部，近有穆斯林數人，自稱新疆暴動人民代表，向蘇聯駐伊寧領事申請，暗示希望蘇聯出面為中間人，調停彼等與中國當局所發生之衝突。」我外交部則答復稱：「蘇聯政府願意協助我政府，甚為感謝，請蘇聯駐伊寧領事通知事變分子派代表到迪化晉謁張治中部長，商洽和平解決之辦法。」同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與我外長王世杰有關「新疆伊寧事件」的磋商中，表示此事件為暫時現象，不久當可平息<sup>29</sup>。從而可以反證首次三區革及「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完全是蘇聯一手所操導，所以能夠收放自如。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雖然銷聲匿跡，但是地方民族人士如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等並不肯就此善罷甘休，仍在暗中串聯活動，此時抗戰雖已勝利，但國共內戰又起，被盛世才鎮壓的新疆共黨份子死灰復燃，而蘇聯雖勸誘新疆民族人士走上談判桌，但仍在暗中支持在伊犁的反叛活動，此

<sup>28</sup>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名為「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其第五條全文為：「締約國顧及彼此之安全及經濟發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重建以後，依照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下，共同密切友好合作。」

<sup>29</sup>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紀》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10~111，但此處係轉引自厲聲《中國新疆歷史與現況》一書頁200。

時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送給我外交部一份策略，表示伊犁暴動人民並「無主張脫離中國之意。」但要求在伊犁、塔城、阿山、喀什各區實行「自治」<sup>30</sup>，於是開始談判。其實當時中共早已滲透新疆地區，阿合買提江等人接受中共領導，所幸中共並不支持新疆獨立的言行，中共將三區的「人民革命黨」與迪化「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合併，成立統一之「民主革命黨」，由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出任主席，並且首度將反對雙泛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sup>31</sup>，而阿合買提江也在同年（1947）二月十七日在新疆省維文會舉行的群眾大會上，公開闡明三區革命運動反對新疆獨立的政策與立場，而阿合買提江在國民大會也提出相同的立場<sup>32</sup>。於是在與國民政府談判時，經過三十多次的磋商，終於簽訂「和平條款」，一時很象和平在望，而阿合買提江為首的八個三區革命領導人出任省政府委員。

首次三區革命及「東突斯坦共和國」，既已消失，國民政府當然要加強對新疆的統治，於是開始強化在新疆的軍事力量，於1946年10月國防部允許在新疆先成立四個邊卡大隊，每隊約五百人，擔任邊境守備工作，將正規軍集結整訓以應事變，中央並同意陸續撥統補充兵一萬五千人，增派一個約有三百輪汽車之汽車團…武器彈藥等<sup>33</sup>，1947年五月，國民政府任命麥斯武德為新疆省主席，按麥斯武德其人既反蘇又反伊犁革命，與三區革命各領導人，實處於對立態勢，國民政府之所以如此任命，自有其分化維吾爾人的深層考量，也吻合中國傳統治邊政策中「以夷制夷」的用意。同時又任命降於國民政府的烏斯滿為阿山區專員。凡此措施都不被伊犁方面所接受，於是原三區領導人拒絕出席省府會議以示抗議，之後就爆發北塔山衝突<sup>34</sup>，聯合省政府形同破裂。

新疆聯合省政府既已宣告破裂，三區由少數民族組成的地方武力（就

<sup>30</sup>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七篇《戰後中國》台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1年出版，頁765~7660。

<sup>31</sup> 厲聲《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頁208。

<sup>32</sup> 同註31。

<sup>33</sup> 宋希廉《鷹犬將軍—宋希廉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218~220，但此處係轉引自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頁226。

<sup>34</sup> 有關北塔山事件，係指外蒙古於1947年6月5日起，強稱北塔山為外蒙古領土，於是在蘇聯飛機掩護下，以一加強營兵力，向駐守北塔山之中國軍隊發起攻擊，詳情可參看黃建華前引書，頁216。

是後來所謂之民族軍）正式與國民政府形成對峙，原在阿山區的烏斯滿，被三區武裝力量趕到北塔山，此時國民政府命新疆軍事當局支援烏斯滿以反攻阿山區<sup>35</sup>，烏斯滿在得到大批武器、彈藥支援後從 1947 年八月下旬開始反攻，至 9 月中旬規復絕大部分阿山地區，此時蘇聯一看情勢不利於三區，於是支持伊犁方面反政府集團，再度將烏斯滿趕出阿山。

這次烏斯滿的失敗，使國民政府認識到三區集團幕後黑手蘇聯強大軍事力量的事實，尤其主持新疆省大局的張治中（此人後來降共）更怯於戰爭，堅決反對國民黨內主張武力救平三區之亂。事實上當時國軍動員將近十萬兵力，用以防範三區革命的擴大，這就減輕了中共在長江防線及西北戰場上的壓力，反過來看，就是國民政府軍隊在防止中共擴大叛亂上增加了壓力，張治中的反對以武力鎮壓三區革命或許有其看法，另三區革命所依恃的地方少數民族所拼湊成的軍隊（民族軍），早跟中共有密切接觸，張治中之所以反對武力鎮壓，或多或少也應與此有關。

新疆就在這種情勢下，形成對峙的局面，然而三區方面的武裝力量，仍然零星的在各方面取得「戰果」，而此時國共內戰方殷，國民政府顯然處於不利的局面，於是對新疆問題是力求儘快結束軍事對峙的情況，以便抽出軍隊投入其他戰場。

要讓三區革命集團再度放下武器，走向和平之路，有兩個障礙必須先行排除，其一是不被三區所接受的新疆省主席麥斯武德，必須拔除其省主席職位；其二，新疆軍警機構的胡作非爲早已引起新疆各族人民的忿慨，必須撤換其負責人宋希濂（此人後來被俘降共），否則三區不可能坐上談判桌，張治中既不願以武力救平新疆動亂，於是就必須設法免去麥斯武德及宋希濂二人職務，爲此張治中親自到南京向國民政府最高當局說明必須撤換此二人之理由，並力薦與蘇聯、中共有相當關係之包爾漢出任省主席，就在 1948 年底國民政府發布撤換麥斯武德命令，同時任命包爾漢出任省主席，就在 1948 年底國民政府發布撤換麥斯武德命令，同時任命包爾漢爲新疆省主席，並以陶峙岳出任新疆警備司令。

1949 年元月蔣中正下野，由李宗仁爲代總統，徹底放棄與三區武力對峙政策，指示只留下一個旅在新疆執行邊防任務，其餘部隊悉數內調投

<sup>35</sup> 同註 30 所引資料頁 781。

入國共內戰，但陶峙岳認為新疆地域遼闊，此人或許早與中共有所聯繫，拒不執行軍隊內調之命令，從此也可看出二次三區革命仍由蘇聯與中共所操導。自此三區革命與中共奪取中國政權匯而為一，如 1949 年七月，中共中央電視在蘇聯訪問的劉少奇派人直接去新疆，加強與三區政府的聯繫，八月中共中央又派鄧力群前往三區，邀請三區政府代表前往北京參加即將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sup>36</sup>，三區革命至此落幕。

## 五、民族軍與生產建設兵團

1949 年 9 月 24 日，新疆省警備司令陶峙岳代表新疆軍政當局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新疆和平解決意見書」降於中共，同年十一月中共部隊進入新疆，由於原三區的民族軍隊有效牽制十萬國軍，這對於中央軍隊在長江防線及西北戰場上有減輕壓力的積極作用，因此當中共進軍新疆後，毛澤東曾指示彭德懷說：「伊寧解放軍必須有一人為新疆省軍區副司令。」<sup>37</sup>隨後又指示彭德懷：「…一萬四千人的民族軍應使之和人民解放軍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為人民解放軍聯繫維吾爾族、吉爾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橋樑。」<sup>38</sup>因此很快的將這一萬四千人的民族軍改編為中共人民解放軍第五軍。這些民族軍基本上都是地方上的各民族人士，並未受過基本的軍事訓練，也未必能接受嚴格的軍事管理，中共基本上對這一批幫助中共「打天下」的民族軍，是既愛又怕，愛的是他們之前曾在中共領導下，跟國民政府對抗，可以說是有功於中共，怕的是這些民族軍或多或少都具有雙泛主義的潛意識，所以中共建政後，立刻要想出解決民族軍的辦法。

中共建政後將三區革命時期的民族改編為第五軍，軍長為朱龍·塔伊波夫（Zunun Taipov），並兼新疆軍區副參謀長，原本只有一萬多人，此時人數擴增為十多萬人<sup>39</sup>，對中共而言相當頭痛，如果讓這批民族軍繼續存在，無異賦予這些在潛意識裡具有雙泛主義者以武裝力量，如果把剛成

<sup>36</sup> 馬大正《新疆史鑑》，頁 114~115。

<sup>37</sup> 黃建華《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頁 227~228。

<sup>38</sup> 同註 37。

<sup>39</sup> 劉學鈔《流亡海外維哈各族近況》，《中國邊政》季刊第 78 期，中國邊政協會 1982 年 6 月出刊，頁 45~47。惟人數失之誇大。

立的第五軍予以解散，讓這幾萬個具實戰經驗的民族戰士復員，是則再讓這些雙泛主義份子分散全疆各地，勢必會惹出更大的麻煩；此外，陶峙岳變節降共後，他所統率的部隊也有好幾萬人，既不能讓他們繼續留軍中，以免成為不定時炸彈，更不能讓他們解甲歸田，以免把國民黨思想散布全國各省；爲了處理這兩個問題，中共當局從歷史上屯田戍邊找到了靈感，設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按中國自西漢至清代，都推行屯墾戍邊的政策<sup>40</sup>，於是就以中共編餘的正規軍爲基礎，將陶峙岳所部及民族軍，編入類似歷史上屯墾西域的戍卒，建立起新疆生產建兵團，這裡所謂中共正規軍是指入疆的原中共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第一、二軍，這種作法，既不致引起陶峙岳所部及民族軍的「鳥盡弓藏」或「秋扇見捐」的疑慮，又可以達到監控的作用，而當時新疆棄耕廢牧情況頗爲嚴重，以致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確實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技術，中共此一作法可以說是一舉三得。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立是 1954 年 10 月，距中共入疆的 1949 年 10 月已經有五年，這五年正是中共中央考慮如何處理陶峙岳部隊及新疆民族軍，也可以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籌備期，當時中共在新疆共有軍隊十九萬三千人，留下三萬八千多人（約占 20%）擔任警備任務的部隊外，一律編入生產建設兵團，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及新疆軍區代司令員兼政委的王震（稍後爲王恩茂），把生產建設兵團編爲十個農業師，一個建築工程師，新疆生產建兵團於焉成立，由陶峙岳出任第一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王恩茂（稍早爲王震）出任第一屆政委；在中共的體制下，政委才是真正握有實權的人，何況王恩茂還是新疆軍區司令員，看來陶峙岳這個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是被架空了。

這些被編入生產建設兵團的民族軍，原是散漫而無紀律的，一旦被編入生產建設兵團後，很難適應兵團的管理，何況跟他們當初參加民族軍的初衷（是爲東突建國）背道而馳，因此在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不久，就發生

---

<sup>40</sup> 關屯墾戍邊詳情請見孟鴻《從屯墾戍邊到新疆生產建兵團》一文，文載《中國邊政》第 176 期，2008 年 12 月出版，頁 17~35。



集體叛逃事件<sup>41</sup>，這些逃離新疆的原民族軍是攜家帶眷逃往前蘇聯的哈薩克加盟共和國，蘇聯政府將之集中在阿拉木圖一帶，以之作爲要挾中共的籌碼，經過四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些滯留在哈薩克共和國的民族軍及其後裔，人數很可能超過二、三十萬人。從 1958 年至 1966 年五月，是新疆生產建兵團的大發展時期，兵團總人力擴充到三十一萬五千人，另有職工十七萬八千多，兩計共五十萬人<sup>42</sup>。

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軍委於 1975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25 日，在北京召開改變新疆生產建兵團體制會議，這個會議長達一個月又一週，可以想見期間必然有冗長的討論甚至爭辯，會議結果由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文批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與軍區黨委關於撤銷兵團的報告，至此成立二十多年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制被撤銷，所屬企業、事業單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但是由於新疆位處國防敏感地區，兼以農墾事業所面臨的實際需要，六年之後，也就是 1981 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決定」，於是生產建兵團恢復設置並開始運作，截至 2007 年底，新疆生建設兵團總人口多達二百五十八萬四千多人<sup>43</sup>，如以新疆總人口二千零八萬一千多人看<sup>44</sup>，兵團人口占新疆總人口百分之十二・八，換言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將近每九個人就有一個屬於生產建設兵團，所占比率之高，可以說新疆牢牢掌握生產建設兵團手中。

1997 年十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爲了進一步使兵團發揮更大作用，又作了如下的決定：

(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要進一步對兵團的領導。

(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黨、政、軍、企合一的組織，自行管理內部行政、司法事務。

(三)生產建設兵團在國家實行計劃單列。在計劃方面，對兵團單列的內容和辦法參照計劃單列市的方式編列；在財務方面，生產建設兵團列爲

<sup>41</sup> 同註 40。

<sup>42</sup> 馬大正《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與現狀》該文列《馬大正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頁 462~480。

<sup>43</sup> 鍾民和《一個真實的新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05。

<sup>44</sup> 同註 43，頁 6，此處是以 2005 年爲統計基礎。

一級單位，預算管理、經費撥發均直接對兵團；在農墾方面仍歸農業部管轄。

(四)生產建設兵團對外可使用「中國新建集團公司」名稱，可以享受國家大型企業集團試點的各項優遇，並可擁有企業法人資格。

(五)進一步加強兵團的管理工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兼生產建設兵團第一黨委書記及兵團第一政委，顯然對兵團的活動加強控制，換言之，也可以說是更靈活的指揮了生產建設兵團。

1998 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又到烏魯木齊巡視，聽取生產建設兵團工作報告，除肯定兵團的成效外，並對兵團作了些原則性的指示，江澤民認為生產建設兵團的特殊組合形式（指黨、政、軍、企合一的組合），承襲了歷史上屯墾戍邊的既有形式，也符新疆當前的需要，這種看法大致不謬。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經過五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體系，在原是黃沙滾滾荒原上興建了石河子、五家渠、北屯、圖木舒克及阿拉爾等五座新城鎮，其中石河子市更成為自治區直轄行政單位；目前兵團擁有 1658 個事業單位，其中普通高等學校二所、成人高等學校三所、普通中專七所、成人中專二十二所、技工學校十所、職業中學二十一所、普通中學二百九十三所、小學四百六十三所；醫療機構六百六十四個；科研機構一百六十二個，勘測設計機構二十個；文化藝術單位九個；另有十個金融機構，十五個保險機構，這是大陸任何一個企業集團所無法比擬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兵團不只是生產建設單位，更像是一個文化教育醫療藝文機構；但是兵團確實擁有一百七十四個農場，的確在從事生產事業；此外，兵團又從事國內外的貿易業務，又是個經貿單位，總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很怪異的綜合體，可是在新疆奇特的情勢下，兵團不得不以這種奇特且綜合的組織存在。

## 六、結語

新疆地區民族複雜而近代政治演變更為複雜而其涉外關係，自前漢以來，就極為敏感，新疆與中國之盛衰興亡密不可分，可以說是齒唇相依，新疆可以作為整個中國邊疆地區的代表，半個世紀前，曾任甘肅省主席，

一戰區副指揮官、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郭寄嶠將軍，曾經明白指出邊疆跟內地的關係是：「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邊疆無內地無以繁榮」<sup>45</sup>，郭氏於 1947 年前後，曾親臨新疆，目睹新疆當時之亂象，也深感新疆對中國盛衰興亡之重要性，是以乃有以上之警語，筆者曾於 1999 年撰有《中國問題在新疆》一文<sup>46</sup>以闡揚其說，縱然前蘇聯已經瓦解十有餘年，中亞也已經脫離俄羅斯控制，但新疆之重要性反因新帝國主義勢力進入中亞，更形凸顯，美國藉九一一恐怖攻擊雙子星事件，一腳踏入中亞，於是日、韓也紛紛進入中亞，俄羅斯原本就跟中國五國形成蘇聯，自不甘心中亞成為美國的禁脔，冀圖重握中亞的主控權，試想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新疆焉能不重要？

在歐、美、日、蘇的觀念中，所謂「中國」只指長城以南、青藏以東，此外則不屬中國<sup>47</sup>，如是則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都不屬中國，既不屬於中國，於是就進行侵占或蠱惑其脫離中國，日本之於滿洲、內蒙古；蘇聯之於外蒙古、新疆、英國之於西藏，都是在這一邏輯之下「合理行為」，二次世界大戰後，侵城奪池占領中國領土，已難見容於聯合國憲章，但蠱惑其脫離中國則為「法」所不禁（所謂《國際法》其實都是幾個大國所訂下的遊戲規則，而其本身又不願遵守，試問美國空降「奇兵」到巴拿巴捉拿巴拿馬總統若瑞加到美國，依美國國內法加以審判，如今仍在美國監獄服刑；美國片面宣佈伊拉克擁有毀滅性武器，逕行出兵攻打伊拉克，滅其國、殺其總統，這些豈是《國際法》所允許的行為？（而美俄所擁有的毀滅性武器，豈會少於他國？），於是接待口口聲聲要脫離中國的十四世達賴喇嘛（十四世達賴所說的高度自治，其實就是獨立，他善於玩弄名詞，以迎合世界各國支持），用以要脅中國，於是包庇「東突組織各社團」，容許並培植在新疆欠下大筆稅金的維族女士熱比婭，使之成為世界維吾爾組織負責人，2009 年新疆烏魯木齊暴動事件，如果說跟美國無關，恐怕連美國自己都不會相信，新疆問題的敏感度，複雜性較之

<sup>45</sup> 此言係郭氏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任內（1963~1972 年）所講。

<sup>46</sup> 該文刊《中國邊政》季刊第 146 期，1999 年 12 月出刊。

<sup>47</sup> 美、拉鐵摩爾《中國的邊疆》及《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二書都作此主張，前者作者譯為賴德懋，趙敏求譯，1944 年重慶正中書局出版，後者，唐曉峰譯，2005 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蘇聯時尤有過之，豈可等閒視之？

今天台灣雖經兩度政黨輪替，但社會的混亂程度，不但未稍減弱，一切在選舉考量下，反較之前更為激烈，國民黨再度執政，一心要修補兩岸關係，減低台海緊張情勢，創造亞太地區和平氣氛，而且已見成效，也為美、日所贊許，然而在野黨惟恐天下不亂，於 2009 年八八水災後，執意要邀請十四世達賴喇嘛來台，以期製造中華民國與中共的矛盾，俾便從中獲取政治利益，這種置國家整體利益於不顧，但求一己自私之行爲，豈是一個負責任政黨所宜爲，當爲者，今（2010）年底又有五都選舉，看來在野黨拿不出動人的政見在黔驢技窮情況下，或許又會故技重施，邀請十四世達賴喇嘛來台，以便火中取栗獲取選戰利益，而達賴喇嘛更在海外（日本）放出訊息表示是否再訪台，還不清楚<sup>48</sup>，一副等待被邀情緒，躍然於言詞之間。而是否以熱比婭作文章，執政黨政當局，未省是否作好相關對策，記得去（2009）年，有關達賴來訪一事，馬總統曾以「時機不宜」作應，結果在野一片撻伐，達賴最後還是來台，坊間析論此事是：「達賴來台，朝失分野得分」、「馬政府應變力不足」<sup>49</sup>，其實早在去（2009）年三、四月間筆者曾撰有《台灣豈可成為達賴喇嘛手中的棋子》一文，函送行政院院長及馬總統，行政府於三天後即有回函，而寄給馬總統者，如泥牛入海，音訊全無，結果該文刊載於《中國邊政》季刊第 178 期<sup>50</sup>，如今面臨的不止只是十四世達賴喇嘛來台，而且要想到 2010 年年底五都選戰或 2012 年總統大選時，在野黨如果提出邀請熱比婭來訪時，執政黨政當局又將如何應對？

邊疆問題在台灣始終是個冷門，可是問題一旦出現，又突然會熱個兩、三天，等熱勁一過，邊疆問題依然送入凍庫乏人問津，無論朝野兩黨，對新疆、蒙古、西藏問題，都是知識不足，從前幾年開始，幾個逾期滯台藏籍青年喊出「圖博」一詞，上街靜坐，在野黨見獵心喜，立刻前去圍事，一時也成為媒體樂於報導之題裁，可是請問這些藏青、在野黨湊熱鬧份子乃至媒體，可曾知道「圖博」一詞的由來？如果連主題都不知道，

<sup>48</sup> 2010 年 6 月 28 日《中國時報》A15 版。

<sup>49</sup> 2009 年 8 月 28 日《聯合報》A19 版。

<sup>50</sup> 該期於 2009 年 6 月出刊。

無論支持或反對，都是毫無意義的，然而竟有那麼一群人去做這種毫無意義之事，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一批支持連自己都不知道何謂「圖博」的人，其目的只在掠取政治利益。

至於新疆熱比婭，朝野兩黨所知就更有限了，何謂「雙泛主義」其緣起與發展又是如何？目前誰在支持泛突厥主義？……類似這一連串問題，請問朝野兩黨可曾作過功課？從事過基礎研究？建立過題庫？這裡不預作推測答案，只請兩黨捫心自問，對以上問題瞭解多少，然後再來決定是否應該邀請她來台，或是拒絕她來訪。

其實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新疆是中華民國領土，聚居在新疆的各民族都是法理上中華民國國民，只是自 1949 年以後中華民國政府未能實際治理該地，但其為中國人則並未改變，只要熱比婭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反對東突建國運動或反對新疆獨立，中華民國政府當然沒有理由不讓一個遵守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人來台，熱比婭現在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這個代表大會基本上主張新疆獨立，試問這個代表大會豈肯讓她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她在美國庇護縱容下停留美國，美國的目的就是利用她，給中共製造困擾，美國也不會容許她作上述表達，而他本人如今在美國庇護之下，又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絕對不肯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不會放棄新疆獨立的訴求，試問一個主張疆獨等同背叛中華民國憲法，試問如果有人邀請公然宣稱背叛中華民國的人來台，這個邀請者如何向台灣二千三百萬人交待？

（本文於 2010 年 7 月 5 日投稿，於 2010 年 8 月 5 日審查通過）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人把地種好，地把人餵飽。（維吾爾族）

火煙不出屋，場上別晒穀。（黎族）

早霧晴，晚霧雨。（白族）

螞蟻出洞，小雨不停；長蟲出洞暴雨淋淋。（彝族）

兩人相好，六年嫌短；兩人不合，六年嫌長。（侗族）

相愛才交友，合意才聯親。（水族）

不作異鄉人，不知故土親。（維吾族）

馬馳千里，總想著群體；人走千里，總想著故里。（哈薩克族）

人老思鄉，人老思林。（藏族）

山是柯爾克孜人的父親，水是柯爾克孜人的母親。（柯爾克孜族）

秋天不積草，來年無春羔。（蒙古族）

拿弓的人忘不了箭，騎馬的人丟不了鞍。（滿族）

勤堵水有魚吃，勤種田有飯吃。（傣族）

男兒莫閑坐，少女少串門。（回族）

不出力鋤，怎挖得根。（瑤族）

一年辛苦，一年幸福；前人辛苦，後人幸福。（壯族）

人不學落後，刀不磨生鏽。（回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新疆伯孜克里克石窟的佛教藝術

張華克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博士生

## 摘要

伯孜克里克石窟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區以東約四十公里的火焰山峽谷木頭溝河西岸。「柏孜克里克」在維吾爾語中有「山腰」之意。高昌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藝術的四支代表之一，伯孜克里克石窟是高昌石窟群中現存洞窟最多、壁畫內容最豐富的石窟。它曾經是高昌回鶻王國的王家寺院。千百年來此地的壁畫為不信偶像的回教徒有意破壞，近代本地人又拆下壁畫賣給歐洲人，以致壁畫流失域外者甚多，一九八二年伯孜克里克石窟已被列為大陸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避免損害加重。

**關鍵字：**伯孜克里克、石窟、佛教、壁畫、王家寺院、維吾爾

## 一、前言

伯孜克里克石窟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區以東約 40 公里的火焰山峽谷木頭溝河西岸<sup>1</sup>。「柏孜克里克」在維吾爾語中有「山腰」之意。窟群散佈在河谷西岸約一公里範圍內的斷崖上，分三層修建，現存洞窟 83 個，其中有壁畫的 40 多個，保存壁畫總面積 1200 平方米。

1992 年筆者隨政治大學莊吉發、廣定遠等師長第一次到伯孜克里克

---

<sup>1</sup> 這座火焰山正是《西遊記》裡重要的場景。鐵扇公主住在「芭蕉洞」內，持有一把芭蕉扇，能煽熄火燄山的火焰，她同時也是牛魔王的妻子，以及紅孩兒的母親。

石窟參觀，當時就被火焰山的氣勢及石窟中存留的佛教壁畫所震懾、吸引，心想這麼美好的景緻，竟然有人要刻意破壞，實在難以想像。所幸，1982 年起，伯孜克里克石窟已被列為大陸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避免損害加重，或許這也是我們後來還能一探美景的重要原因吧。

## 二、地理位置

伯孜克里克石窟位於新疆，新疆與台灣的距離，估算約有四千公里。1992 年時兩岸之間沒有直飛航線，得由台北坐飛機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轉機廣州，休息一晚由廣州轉機繞經北京到烏魯木齊。記得是一大早出發，第二天半夜二時才抵達烏魯木齊。交通不便，更讓人更感覺得到，能親赴伯孜克里克石窟一窺廬山真面目，著實大不容易。

到了烏魯木齊，包了一部轎車，往南穿越天山，到達吐魯番市。再由市區往東約走 40 公里，就到達有名的火焰山風景區了。

唐代詩人岑參曾為火焰山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火山突兀赤庭口，火山五月火焰厚，火雲滿天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岑參所說雖然有點誇張，但火焰山地處南疆沙漠，到處寸草不生，看不到禽鳥飛舞也是事實。

在《西遊記》故事裡，火焰山是太上老君煉丹用的八卦爐，原來老君想困住孫悟空，卻沒料到反被悟空一腳踢翻爐子，在地上形成一座千年不熄的火山，而造成對悟空、唐三藏到西天取經的困擾。

詩詞、神話往往反映了實情，讓人了解了火焰山地區的景觀有多麼特殊。伯孜克里克石窟位於峽谷木頭溝河西岸，河岸因為水流灌溉，得以生長農作物，形成當地罕見的綠洲，有些農民不畏烈日在溝底耕作，或許幾千年來都沒什麼變化吧，從衛星照片中可以看出木頭溝峽谷是火焰山區唯一的綠色。

## 三、藝術地位

古代高昌即今吐魯番地區，是中國古代佛教中心之一，吐魯番的石窟寺群多達十餘處，合稱高昌石窟，是高昌國的佛教遺跡。

至今在火焰山的峽谷內仍散佈著許多石窟如：吐峪溝、柏孜克里克、



雅爾湖、勝金口等，其中尤以吐峪溝和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畫最為精美、最富有代表性。這兩處洞窟的形制、壁畫內容、繪畫風格都具有自己的特點，是現存高昌壁畫的精華。

其中吐峪溝石窟現存有西元五世紀東晉北涼時期的佛和菩薩像、本生故事以及反映當時重視禪定觀想等內容的壁畫。所謂的本生故事，就是講述釋迦牟尼過去無數次轉生的故事。印度佛教相信輪回轉生，釋迦牟尼經過累世修行，有過無數次的轉生，才得以成佛。這些故事多半是印度人民所創造的，紀錄在《本生經》一書之中。故事的主角或者是人，或者是禽獸，人當主角的故事約占全書的四分之三，禽獸當主角的故事約占全書的四分之一。只要把這些故事稍加改動，即可成為一個本生故事，而成為壁畫題材。

柏孜克里克石窟於九世紀以後回鶻政權遷置高昌時，被改建為王家寺院，現存壁畫中「佛本行經變」圖數量最多，繪畫技藝優美。

伯孜克里克石窟是高昌石窟群中現存洞窟最多、壁畫內容最豐富的石窟，曾經是高昌回鶻王國的王家寺院，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探討的重點。

高昌石窟是世界佛教石窟藝術的四支代表之一，其餘三處是一、新疆的龜茲石窟，二、由敦煌、雲崗龍門石窟為代表的中原石窟，三、印度最大的石窟遺址阿旃陀石窟等。這四處佛教石窟藝術，由於時間、地點不同，所以無法相互取代，可說都是獨一無二的藝術珍寶。

#### 四、歷史分期

伯孜克里克石窟群的歷史分期，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期。

##### （一）麴氏高昌時期

伯孜克里克石窟群始鑿于麴氏高昌國（499—640 年）時期。其中 18、29、48 號洞窟屬於這一時期。18 號洞窟為中心柱式大型洞窟，是該窟群現存能看清壁畫內內容最早的一洞窟，前室及甬道和隧道下部在回鶻高昌前期重新修繪，僅隧道上部和頂部完整地保存了早期壁畫內容，即繪門四式平基圖案，側壁繪著圓領通肩式袈裟的千佛，兩手在腹前相握的手勢有別，頂部和側壁交界以寫實的手法，倣木結構繪出櫟、枋等形象逼真。

## （二）唐西州時期

在歷經了麴氏高昌王國的發展之後，伯致克里克在唐西州時期名叫“寧戎寺”，是新疆地區重要的佛寺中心，久負勝名。北庭大都護楊襲古曾重修寺院，從這一事實說明，柏孜克里克石窟在當時已發展成為西庭地區的一處佛教聖地。屬於這時期的洞窟有 16、17、25、27、31、42、69 號窟。以上洞窟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十一世紀以後重新修繪的，這一時期壁畫題材主要是發源於中原地區的大型經變畫。盛唐的新畫風進入了高昌石窟，將用線造型的藝術技巧推向高峰，畫面線條簡潔流暢，剛勁有力，寥寥數筆，形神兼備。

## （三）回鶻高昌國時期

10 至 11 世紀，寧戎寺成為回鶻高昌國王家寺院，歷代高昌王大都在此建有洞窟。柏孜克里克石窟以回鶻高昌時期的遺存最為豐富，屬於這一時期比較典型的洞窟有 14、20、31、33、39、41、82 等窟。壁畫題材比以前更豐富，有諸佛，千姿百態的各種菩薩像、大型經變畫、說法圖、千佛洞、供養菩薩行列，天龍八部、四大天王像、供養人和供養比丘像及各種裝飾圖案，並出現了反映釋尊前生無數世誠心供佛、終於自身成佛的本生因緣故事，塑繪結合的“鹿野苑初轉法輪”以及密都諸題材等。

11 世紀之後，回教東漸，

## 五、精品外流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探險的風氣興盛。許多西方學者，把矛頭指向中國，到新疆進行考古活動<sup>2</sup>：

西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探險的風氣大盛，逐漸及於中亞一帶。中亞地方在中古時代，為中國絲綢西去的大道，為東西兩方文化交通的樞軸。近數十年來，西洋學者在中亞考古探險所得的古代遺存，不惟可以看出古代當地文化的水準情形，東西兩方文化交光互影的梗概，並且連中國中古時代的歷史，因為有這些遺物的發見，也可以呈露不少的光明，得到不少的

<sup>2</sup> 斯坦因，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上海：中華，民 35[1946]），頁一。

新的解釋。在考古學方面成績最為可觀的有英國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法國的伯希和(M. Paul Pelliot)、瑞典的斯文海定(Dr. Sven Hedin)和德國的勒柯克(Von Le Coq)，日本的橘瑞超也有一部分貢獻。

最有名的是：英國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法國的伯希和(M. Paul Pelliot)、瑞典的斯文海定(Dr. Sven Hedin)和德國的勒柯克(Von Le Coq)、日本的橘瑞超等。這些人打著考古學的旗號，將珍貴的文物搬到東、西洋。

勒柯克是對伯孜克里克下手最重的一個，他用用鶴嘴鋤、鐵錘、鑿子切割並且取下壁畫。大幅的壁畫先切成小塊，再運回德國拼合<sup>3</sup>：

給伯孜克里克帶來如此災難的就是那位足跡踏遍了高昌石窟的德國人勒考克。1903 年，他帶著體力過人的助手巴塔斯來到伯孜克裏克，目睹精美絕倫的壁畫，開始了罪惡的切割計劃。他們先用鋒利的鋼刀，在壁畫周邊切割一條深縫，然後用鶴嘴鋤、鐵錘、鑿子沿切縫鑿開一道缺口，插入狐尾鋸，最後沿壁面平行切割，取下壁畫。對於較大的壁畫一般採取分塊切割的辦法，先以盡量少破壞壁畫主體人物形象為前提將畫面進行分割，然後再分塊取下。經過這樣破壞性“手術”，一幅完整的壁畫遂成為數塊壁畫的拼合體，其銜接處則成為永久的空白。

於是伯孜克里克的壁畫及其他文物共 128 箱，都被勒考克一次運走了，總計整個新疆石窟，被勒考克盜走的壁畫共有 620 幅之多。這些壁畫到了德國後，於 20 世紀初期已經相繼拼合修復，公開展覽。二次大戰期間，有些伯孜克里克的大型壁畫，在戰火中化為灰燼，估算新疆壁畫在德國博物館中有十分之四被毀，其餘部分現存於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

英國的斯坦因也對伯孜克里克壁畫相當欣賞，他認為伯孜克里克壁畫是吐魯番盆地中的最上等傑作，「而同敦煌千佛洞豐富的古畫可以相抗衡」<sup>4</sup>：

<sup>3</sup> 辰聞，《宗教與藝術的殿堂：古代佛教石窟寺》，（大連市：遼寧師範大學，1996），頁 80-81。

<sup>4</sup> 斯坦因，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上海：中華，民 35[1946]），頁一八六。

這裏有很廣闊的一連串倒塌了的寺院，一部分是鑿石而成，牆上都繪有壁畫，為回鶻時代遺物，畫的是佛教故事和崇拜，種類風格極為複雜。就豐富和美術方面而言，吐魯番盆地中任何同樣的遺址都此不上，而同敦煌千佛洞豐富的古畫可以相抗衡。在一九〇六年格倫尉得爾教授(Prof. Grunwedel)以他淵博的佛教圖像學和美術的造詣，曾對這些精美的壁畫作過仔細的研究，選了許多好壁畫拆下來運回柏林，故勒柯克教授以前也曾弄回過一些，很好的保存在那裏。

於是斯坦因也想搬走這些珍貴的壁畫。他利用他的幫手納克山蘇丁(Naik Shamsuddin)、阿夫拉茲果爾汗(Afranzgul Khan)兩人熟練的技術和手工，繼續不斷的工作了兩個月，也裝走了一百多箱壁畫。

根據斯坦因的說法，他在新疆是有內應的，一位學者藩台潘大人贊成他盜走壁畫的行動<sup>5</sup>：

那時大約在聖誕節左右，我匆匆忙忙的跑到天山北邊迪化省城去拜訪我的老朋友，那時正做新疆藩台而又是一位學者的潘大人在我的三次探險之中，無論遠近，他都熱心幫助我的工作。省當局曾有一次又想阻攔我，幸虧他幫忙才得打銷。一九三〇年我再到那裏，這一位全省欽佩的公正長官已經逝世了，他雖歷經要職，而身後仍是清風兩袖。那時我能趁著機會親自向他道謝，回想起來總算是比較可以自慰的一樁事。

就是這麼裡應外合，伯孜克里克壁畫的精品就此流落到了倫敦、柏林、巴黎、東京等地，反而在當地只能看到一些殘片與空牆，看了上面的描述，原因就十分清楚了。

## 六、壁畫介紹

### (一)、內容最豐富的第 32 窟

32 窟也許是這裏內容最豐富的洞窟之一，翻看柏林館藏的伯孜克里

---

<sup>5</sup> 斯坦因，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上海：中華，民 35[1946]），頁一八七。

克壁畫圖片，不少精美之作即來自此窟。這是高昌回鶻時代一個較為少見的、以乾泥磚砌築而成的、具有前室、主室、繞主室三面的甬道和側室的大型窟室，其中主室和甬道滿繪壁畫。主室前壁窟門兩側畫供養人列像（著名的喜悅公主<sup>6</sup>、沙利家族人像即出於此處），正壁為大幅禮佛圖，北南甬道口側壁分別畫出回鶻高昌時期的最高僧官都統像和印度高僧像，甬道以內則為數幅大型供養禮佛圖。所有這些壁畫，人物造型生動，線描圓潤流暢，色彩鮮艷奪目。不過在辰聞著，《宗教與藝術的殿堂：古代佛教石窟寺》一書中所附的照片是黑白的，只有上網看另外藏於柏林達勒姆、印度藝術博物館，編號第 9 洞的喜悅公主供養像，館方文件上書為「維吾爾公主」像，才是彩色照片。

同樣藏於柏林達勒姆、印度藝術博物館，編號第 20 洞的「身穿長袍和帽子的維吾爾王子」像，也相當出名。

這幅壁畫中的高昌王國「維吾爾族王子」，身上穿著的都是唐朝衣冠，為了證實這一點，特別翻閱《昭陵唐人服飾》一書映證<sup>7</sup>：書中記載「頭戴進賢冠，蓄五綵鬚，身著闊袖朱色大袍・長樂公主墓壁畫摹本・貞觀十七年・」這正是文官的服飾，與高昌王國「維吾爾族王子」，身上穿著極為神似。無論「頭戴進賢冠，蓄五綵鬚，身著闊袖朱色大袍」都是一模一樣，唯一的差異在於高昌王國的袖子略窄，圖十一的「喜悅公主供養像」則更為明顯，故窄袖應為高昌特色。

## （二）立姿佛像

在盧秀文編著的《中國石窟圖文志》，標示為圖六「域外流失壁畫一<sup>8</sup>」的一幅佛像壁畫，因構圖、用色、手印、姿態均有一致性，據推測應是原第 20 洞、現於柏林藏的立姿佛像的姊妹品。從這兩幅壁畫佛陀持說法印來看，這種手印代表了佛陀作為一個老師的身分，正在講述佛法。

<sup>6</sup> 辰聞著，《宗教與藝術的殿堂：古代佛教石窟寺》，（大連市：遼寧師範大學，1996，第 1 版），頁 82

<sup>7</sup> 介眉，《昭陵唐人服飾》，（西安：三秦出版陝西省：新華經銷，1990[民 79]，第 1 版），頁 43。

<sup>8</sup> 盧秀文編著；敦煌研究院編，《中國石窟圖文志》，出版項蘭州市：敦煌文藝，2002，圖六。

說法印的特徵是拇指與中指相撚，其餘手指自然伸舒，與環侍的脅侍菩薩表示禮敬、虔誠的合十印，形成明顯的對比。脅侍菩薩位於左右兩側，頭像的面積僅約佛陀的四分之一，大多面向佛陀，具有主從之勢。位於下方的供養人半跪於地，手捧瓜果食品，深目高鼻，面有濃密鬚鬚，頭戴圓帽，腳著皮靴，十足胡人打扮，頗有特色。

「域外流失壁畫一」的拼合痕跡明顯，約有十塊之多，應為當年主謀斯坦因、幫手納克山蘇丁、阿夫拉茲果爾汗等人胡作非為的「傑作」，藝術蒙塵，讓人感到氣結。

## 七、結語

通過對伯孜克里克壁畫的簡略巡禮，我們大概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伯孜克裏克壁畫大多屬大乘佛教題材，主要內容包括以立佛為主體的供養像、淨土、涅槃等經變畫、千佛、供養人等等，供養人是高昌王國的維吾爾族王子、公主等顯貴，故像體面積大於一般傳統供養人，以示其尊貴的身分。

伯孜克里克壁畫藝術風格上顯然是以漢畫風為主流的，受到唐代服飾影響，十分顯著，但是仍帶有濃烈的維吾爾民族風格。整個石窟的佈局大體是：窟門兩側壁畫供養人行列，窟左右兩側壁為以立佛為主體的供養像、經變畫等，窟正壁為塑繪結合的涅槃變，窟頂則繪滿千佛，間或也有繪經變畫等。但由於以往西方考古人士的掠奪，許多珍貴畫面要到外國觀賞，令人略覺遺憾。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一)—— 滿族食品「撒糕」

華華

### 一、前言

2010年6月12日中午，在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188號4樓向邦公司舉行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屆理事監事第二次會議，會中有人提出臨時動議，建議宣揚東北滿族、新疆維族等餐食特色，獲得會議決議通過。

許多理事、監事建議，題目不妨叫做「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就是把各少數民族中的特色食品，加以說明、宣傳，以增加國人對各民族間文化的了解。由於筆者在家中掌廚數十年，對食品料理過程略知一二，也曾品嚐過少數民族菜色，再加上楊理事長、劉主編的善意鼓勵，就斗膽接下這份簡介重任，由本期起開始連載，宣揚各民族有特色的餐食，有說得不對的地方，還希望各界朋友指正。

### 二、滿族食品「撒糕」

滿族糕點食品中最有名氣的應該非「薩其馬」莫屬了。薩其馬在台灣甚為普遍，許多商店賣場都有各種口味、檔次的薩其馬陳列出售，許多人不知道這是滿族糕點，還以為這是漢族傳統食品呢。以往義美公司高志明總經理為了扭轉大家錯誤的認知，特別請滿文專家廣定遠先生題字，在該公司出品的薩其馬包裝上書寫滿文「sacima 薩其馬」，以正視聽，真是功德一件。

薩其馬名氣響亮，大家都有所認識，今天就不介紹了。我們現在要談的是一種列入滿族祭品的糕點食品「撒糕」，這種東西在台灣是既看不到也沒人提起的點心，但是製作容易，又頗有滿族特色，所以提供大家參考。說不定高總經理看到了本文，將之開發成類似薩其馬同樣好吃的產

品，那麼大家就更有口福了。

撒糕又名「灑糕」、「饊糕」，是以粘米磨成粉製作的糕點。粘米粉又稱在來米粉，沒有多少黏性，恰恰跟「富于粘性」的糯米粉相反，是需要注意的。在王宏剛、富育光編著的《滿族風俗志》上有撒糕的大致做法，現在列示如下：

灑糕原料也是粘米麵。做法是，將屨置於鍋上，按屨面大小，先灑上一層小豆，然後撒上一層粘米麵，蒸熟後再撒第二層。如此，一直撒到與屨幫大體相同的高度為止。最上面再鋪上一層小豆。這層小豆蒸熟，糕就做成了，其味甘美，細膩。<sup>1</sup>

原來撒糕就是蒸熟了的米糕。此處所謂的「小豆」，又名「赤豆、赤小豆、紅豆、紅小豆」，就是我們常說的紅豆。紅豆可與穀類食品混合煮成豆飯或豆粥食用，一般都做成豆沙，或是作為糕點原料，當然也可以用來製作成「撒糕」。

只是除了紅豆之外，撒糕還有另一種配方，是使用白豇豆製成的。「白豇豆 Yardlongbean」，俗稱「菜豆、長豆、米豆、豆角」等，豇豆有莢，每莢長約五十至六十公分，呈長筒形。由外形觀之可分為白皮紅仁、青皮黑仁、紅皮黑仁等三種顏色。白豇豆是白皮紅仁的，乾豆粒與米共煮可作主食，也可作豆沙和糕點餡料等。由白豇豆蒸製「撒糕」，過程與使用紅豆者大不相同：

大祭前三日，主婦率家庭其他婦女在大屋南炕將一斗二升江米(選其潔淨細白者)磨成細麵，將八升白豇豆(也選其潔淨細白者)磨成碎豆瓣，用水漂出豆皮。然後將麵、豆均分成兩份(四、六分)，俱置於北炕神櫃旁。至祭日四更，先將磨好的豇豆鋪屨內，上火蒸爛，再將麵用適量水揉勻，餵後<sup>2</sup>，俟屨內蒸氣圓滿，撒入一半麵，鋪平，俟蒸氣複行圓滿，再將另一半麵撒入、鋪平，蓋上蓋，蒸熟後，就屨中切成十二塊七寸見方的

<sup>1</sup> 王宏剛,富育光編著,《滿族風俗志》,(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1,第1版),頁32。

<sup>2</sup> 《釋文》餵,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



塊，不動，仍蓋好，至晚間時，與正月磕年頭供之饊糕一起列供。<sup>3</sup>

這類撒糕與前述之撒糕比較，用途也明顯不一樣。白豇豆撒糕是用在所謂的「大祭」之上，大祭也就是冬季臘月底的祭祖活動，每年一回，是滿人相當重視的節日，節前人人都要齋戒沐浴，以示慎重。製作撒糕的白豇豆要磨碎，漂出豆皮，只用碎豆瓣，這就細緻了許多，比用整粒紅豆的「囫圇吞棗」式要講究不少。另外麵、豆均分為四、六分也是製作的重點。因為麵便宜、豆昂貴是自古皆然的常理，碎豆瓣用了六分，表示這類撒糕身價較高，用料實在。從滿人祭祖的飲食細節中，可以了解滿族慎終追遠的心態比起他族來說也是毫不遜色的。

撒糕同薩其馬一樣，也有個滿文名字，稱為「seshe efen 塞思黑 貳芬」，塞思黑為撒，貳芬是糕。撒糕中竟有「seshe 塞思黑」一詞，對清史有興趣的朋友，想來不會感到陌生，因為雍正朝的「阿其那、塞思黑」一案相當有名，「阿其那、塞思黑」這兩個滿語名字到底是什麼意思，一直引人猜疑。蕭一山先生所著《清代通史》一書稱：「阿其那，滿語狗也」、「塞思黑，滿語豬也」。這個講法影響深遠，一般通史、演義多予以採信，幾成定理。《清代通史》裡的講法如下：

雍正四年…二月，命禁胤禩於高牆，三月，改其名為「阿其那」。阿其那，滿語狗也。又改胤禩子弘旺名為「菩薩保」。五月，移胤禩回禁保定，改名為「塞思黑」。塞思黑，滿語豬也。蓋既屏之於宗籍之外，又黜之於人類之列。胤禩此舉，亦太過矣！<sup>4</sup>

雍正向來看不起允禩，形容允禩是「癡肥臃腫、嬌揉妄作、粗率狂謬、卑汙無恥之人」<sup>5</sup>，把允禩稱為「豬」，似乎相當合理。直到 1997

<sup>3</sup> 吳正格著，《滿族食俗與清宮御膳》，（瀋陽：遼寧科學技術，1988，第 1 版），頁 55-56。

<sup>4</sup> 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16[1927]初版，民 21[1933]，國難後一版），頁七百十，七百十一。

<sup>5</sup>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五，頁二十。

年，沈原女士才提出「seshe 塞思黑」有「撒糕」的意思，局面才略有更改。<sup>6</sup>不過，把人名改成「撒糕」，有些說不通，所以沈原女士順勢又有「seshe 塞思黑」是「討厭的人（或東西）」的講法，看起來似乎是通順了些許，比「塞思黑，滿語豬也。」的論述合理些，但是卻讓「撒糕」在清史上露臉的機會，一閃而逝，令人有點惋惜。

### 三、結語

撒糕是滿族食品類似台灣「紅豆米糕」之類的普通食品，雖然貌不驚人，但是細究其製作過程，我們可以看出滿族重視祭祖的民族特點，讓我們進一步了解了滿族的民族性。

又由撒糕的滿文名稱「seshe efen 塞思黑 貳芬」，牽扯出一段雍正朝有名的「阿其那、塞思黑」公案，話題雖然扯得遠了些，但用意不外加深讀者對「撒糕」的印象，期望大家在茶餘飯後多一個聊天的話題。

---

<sup>6</sup> 沈原，〈阿其那、塞思黑考釋〉，《清史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7），頁 93-94。

## 從〈台灣《中國邊政》述評〉說起—— 兼談「銚」字的讀音

王輔羊

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住內湖的同事吳光輝君陪我到士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辦了張閱覽證，順便進去參觀，知道它藏書豐富，訂閱的國內外期刊也很多。到了九十三年八月間，陪家父參觀故宮，也就順道帶他去位在其後的圖書文獻館一遊。老爸就拿起陳列架上的文史刊物如《傳記文學》等，津津有味地看起來。我因為二十多年前曾在台北的《中國邊政》季刊上投稿，幸蒙登載，所以對此類刊物特別有興趣，見到架上放有一本二〇〇四年六月出版的大陸期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就取來一閱，翻到第一三〇頁，看到文題為〈台灣《中國邊政》述評〉（簡稱〈台〉文），更使我砰然心動，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文作者吳楚克先生，當時為大陸中央民族大學民族政治學博士後，文長六頁，大綱為：一、中國邊疆民族史研究是《中國邊政》的核心，二、中國邊疆民族社會、語言研究是《中國邊政》的重點，三、翻譯有關中國邊疆民族的作品是《中國邊政》的特色，四、中國邊界條約研究是《中國邊政》的亮點。這篇文章當時對這本創刊四十年（一九六三年至二〇〇三年）的季刊作了一番總評，而今忽忽又已七年，共四十七年矣！真不容易啊！它是一份民間團體（中國邊政協會）所辦的刊物，慘澹經營而不脫期，真是要感激歷年來的主編：宋念慈、徐東濟、李啓元與劉學銚等先生，及作者、讀者們的支持，望其能長長久久……

我認識的作者裡面，〈台〉文中整理的一些主要代表作有：趙尺子〈《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第4、5、7、8期，以下只注期數）、〈近代所知的蒙古源流〉（16）、〈中華民族的分與合〉（18）、〈研究蒙古文字的心得〉（1）、〈從蒙古語文變到「龍鳳之謎」〉（2、3）、

〈蒙古的語文〉（11）、〈俄國報復了蒙古〉（24）。趙教授是我念大一時的國文老師，遼寧人，可能是蒙古人或滿人。三十多年前的老友兼主編劉學鈔先生〈匈奴源流〉（75）、〈匈奴早期事略〉（76）、〈北匈奴西遷與阿提拉王朝〉（97）、〈匈奴與兩漢之戰和及其影響〉（98）、〈布特哈布與呼倫貝爾部簡志〉（25）、〈蒙古世系探微〉（33）、〈西伯利亞與蒙古昔班汗國〉（34）、〈書臨印度的蒙古莫兀爾王朝〉（35）、〈內外蒙古及其界域〉（41）、〈歷輩達賴喇嘛事略〉（81）、〈從歷史看西藏與中央之關係〉（115）、〈邊疆與國防〉（53）、〈中國歷代邊疆大事年表跋〉（69）、〈我國邊疆概況〉（96）、〈從近年中共對西藏措施看其對藏政策之轉變〉（117）、〈西藏在台灣與大陸之間微妙關係及未來可能的發展〉（129）、〈堅持國家統一，台灣才有前途〉（131）、〈促進兩岸邊疆學術交流，奠定中國民族團結合作〉（134）、〈各民族共造國史〉（136）、〈邊疆問題是兩岸共識所在〉（137）、〈雙軌政治爲國史的常態〉（138）、〈爭取民族應有權益反對分裂領土主張〉（140）、〈談中國民族的識別〉（141）、〈建立多元共流的民族認知〉（144）、〈從民族立場談中國未來〉（155）。劉先生是山東諸城人，在北部多所大學裡任教，目前已從公家機關（蒙藏委員會）退休，現於一、二所大學兼課，退而不休，精神可佩！今年七十二歲。國立政治大學邊政學系畢業著有《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台北縣：三友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初版一刷。）

他的名字中的第三個字「鈔」叫我不知如何唸？因爲查了由大陸上海市漢語大詞典出版社於二〇〇二年五月第一版第三次印刷的《漢語大詞典》縮印本（羅竹風主編），在第七〇四四頁上，共有五個音：

甲、音姚，又讀吊，(一)大鋤。《管子·海王》：「耕者必有一來一耜一鈔。」尹知章注：「大鋤謂之鈔。」漢桓寬《鹽鐵論·申韓》：「犀鈔利鉏，五穀之利而閒草之害也。」(二)吊子一種帶柄有嘴的小鍋。三國魏曹操《上器物表》：「御後有鈍銀粉鈔一枚。」宋蘇軾《試院煎茶》詩：「且學公家作茗飲，磚爐石鈔行相隨。」清龔自珍《驛鼓》詩之一：「夜久羅幃梅弄影，春寒銀鈔藥生香。」吳均《餅說》：「然次銀屑，煎以金鈔。」(三)碗。章炳麟《新方言·釋器》：「《方言》：『盃謂之

盂，或謂之鉋銳。盂謂之權。」案：鉋與權一語也。」(四)(今讀吊)鉋子，方言，水壺。《海上花列傳》第二回：「外場提水鉋子來沖茶，楊家姆絞了手巾。」(五)古國名。《漢書·禮樂志二》：「鉋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顏師古注引韋昭曰：「鉋，國名，音繇。」(六)姓。東漢光武帝時有鉋期，見《後漢書》本傳。

乙、音敲，通「料」，鍬鍤之類。《詩·周頌·臣工》。「序乃錢鎛」毛傳：「錢，鉋。」馬瑞辰通釋：「《說文》：『錢，鉋也，古者田器。』又鉋字注：『一曰，田器。』鉋，古假作料。《爾雅》：『料謂之鍤。』郭注：『皆古鍬鍤字。』」

丙、音條，(一)古代兵器，長矛。《呂氏春秋·簡選》：「鋤耰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鉋利兵。」高誘注：「長鉋，長矛也。」(二)鉋犢，調度管束。《文選·馬融〈長笛賦〉》：「檠櫟鉋犢，哲龍之惠也。」劉良注：「鉋犢，節制也。」

丁、音藥，鉋弋，亦作「鉋芑」，羊桃的別名，葉似桃，花白色，子如小麥。《詩·檜風·隰有萋楚》「隰有萋楚」毛傳：「萋楚，鉋弋也。」孔穎達疏引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草七·羊桃》：「鬼桃，羊腸，萋楚，鉋芑，細子。」以上五音全沒一個唸「兆」，可見「有邊讀邊無邊唸中間」的原則也不適用，真傷腦筋！

中國人的姓名遇到了破音字，有特殊的唸法，要問他本人才知道。如古代的曾子，名叫曾參（音深），所以漢朝那個「蕭規曹隨」的名宰相曹參就音深了，比照辦理，同理可推也。所以我們的大主編劉學鉋只有由他來解答末名怎麼唸了——解鈴還待繫鈴人，一笑！（註：參有六音：餐、三、傘、粲、深、蓼。）

最後來看劉英柏〈回味新疆 20 年〉（12、13），劉先生應是當年《校勘簡訊》月刊的主辦人，因曾投稿而認識。周健〈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名雅稱集錦〉、〈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地名雅稱集錦〉、〈中共西藏自治區地名雅稱集錦〉（117）、〈中國大陸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匯編〉（118）、〈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現況〉（11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行政區劃現況〉（118）、〈西藏自治區行政區劃現況〉（118）。周先生

是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我曾上過他一個學期的課。

另外，本人亦曾刊〈西藏今昔〉（74）一譯文，被〈台〉文收錄，還有一篇〈蒙古簡介〉的譯文未被收錄，大概是水準不夠，未達標準吧！

這份季刊《中國邊政史地研究》照卷期數來推算，應是創刊於一九九一年，比《中國邊政》季刊要晚了二十八年，除故宮圖書文獻館有訂閱外，據我所知台北的國家圖書館五樓也有訂。二〇〇四年八月我曾將上述的〈西藏今昔〉譯文影印寄到該刊位於北京市朝陽區的社址，請轉給作者吳楚克先生惠存，但一直沒有得到回信，於是就沒有再聯絡了。

去（民國九十八）年我念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的某研究所，因為找資料的關係，到了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在其圖書館內看到了許久不見的老朋友——《中國邊政》季刊，喜出望外，特別取下拜讀，記得那一期刊載的一篇長文，是某位滿族後裔寫他在台灣生活、工作的甘苦談，「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註解個中味？」我們都說「漢唐盛世」，其實若照 國父說的中華民族五族共和的理論，以版圖幅員的大小來論，要以蒙元排首位，滿清排第二。故成吉思汗、忽必烈、皇太極、努兒哈赤等人也應該算是我們的民族英雄，您說是嗎？江山代有才人出，還看兩岸檯面上！

## 認馬

有一回，阿凡提與一隊陌生的商人同住在一個旅店裏，他爲了要早點趕路，第二天，天才微亮就起床準備動身，但是到了馬棚裏要拉馬時，三、四匹馬的個頭、毛色幾乎都一模一樣。這讓阿凡提認不出那一匹馬是他的，於是立刻舉起火槍，朝天空「砰」地放了一槍，並且大聲喊道：「不好啦！有人來偷馬！」

那些商人一聽，趕忙從睡夢中爬起來，跑到馬棚拉住各自的馬，頓時馬棚裡只剩下一匹馬，那是阿凡提的馬，還在馬槽頭吃著草料。

此時阿凡提說：「賊讓我嚇跑啦，你們可以安心回去睡吧！」說著阿凡提牽過自己的馬，騎上趕路去了。

### ئاتنى تونۇش



ئەپەندىم بىر توپ سودىگەر بىلەن شەھەرگە كىرىپتۇ، ئۇلار بىر قونالغۇغا چۈشۈپتۇ. ئۇ بارىدىغان جايغا ئەتىگەندەك بېرىش ئۈچۈن ئىككىنچى كۈنى ئالڭ سۈزۈلگەندە ئورنىدىن تۇرۇپ يولغا چىقماقچى بولپتۇ، ئەمما نۇرغۇن ئاتنىڭ ئىچىدىن ئۆزىنىڭ ئىپ-تىنى تونۇيالماپتۇ، ئۇ دەرھال ئوۋ مىلىتىنى ئېگىز كۆتۈرۈپ ئاسمانغا قارىتىپ «پالڭ» قىلىپ بىر پاي ئوق چىقىرىپ: — چاتاق بولدى، ئاتخانىغا ئوغرى كىردى، — دەپ ۋارقىراپتۇ.

ھەممىلەن ئالدىراش - تېنەش ئورۇنلىرىدىن قوپۇشۇپ، ئۆز ئاتلىرىنى تېپىشىپتۇ. يەقەت بىرلا ئات ئېشىپ قاپتىكەن، ئەپەندىم بىر قارايلا ئۆزىنىڭ ئېشىنى تونۇۋاپتۇ ۋە: — ئوغرى قورقۇپ قېچىپ كەتتى، سىلەر خاتىرجەم ئۇخلاۋېرىڭلار! — دەپتۇ - دە، ئۆز ئېشىنى يېتىلەپ چىقىپ يو-لىغا راۋان بولپتۇ.

###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有刀槍，勢力大；有真理，天不怕。（白族）

真理無敵，風雨無情。（蒙古族）

純鋼折不彎，真理駁不倒。（維吾爾族）

手掌遮不住太陽，謊言辯不過真理。（藏族）

如果是夜明寶珠，放在那裡都閃光。（景頗族）

參天大樹，有根才能長新葉。（毛南族）

人往大處看，鷹往高處飛。（納西族）

伸手容易縮手難，張嘴容易閉嘴難。（回族）

成人易，做人難。（烏孜別克族）

禿子找花不難，戴花難。（維吾爾族）

進山要帶柴刀，進城要帶錢鈔。（苗族）

結實的包頭靠扎，漂亮的獵槍靠擦。（傈僳族）

筍子不割成竹，穀子不收成泥。（佤族）

兄有弟有，不等於自己有。（布依族）

樹枝沒有一般齊的，力氣沒有一樣大的。（哈尼族）

看人看心，聽話聽音。（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屆第二次理、監事 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時整。

二、開會地點：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 188 號 4 樓

三、出席人員姓名：理事十一員、監事五員，如附件。

四、請假人員姓名：理事六員、監事 0 員，如附件。

五、列席人員：無。

六、主席：楊克誠理事長。

紀錄：林遙鵬

七、主席致詞：

八、來賓致詞：無。

九、報告事項：如附件。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

附件

##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參加、請假人員

理事名單			監事名單		
編號	是否參加	姓名	編號	是否參加	姓名
1	✓	楊克誠	1	✓	馬香東
2	×	阿不都拉	2	✓	賴蕙玲
3	✓	廣定遠	3	✓	楊哲淑
4	✓	楊開煌	4	✓	巧兒潘
5	✓	藍美華	5	✓	張華克
6	✓	多長有			
7	✓	粘聰明			
8	×	張台生			
9	✓	娥丹文茂			
10	×	周健			
11	✓	粘龍音			
12	✓	趙竹成			
13	✓	水樂多斯			
14	×	傅仁坤			
15	✓	魏晨民			
16	×	李信成			
17	×	王慶平			

✓：示參加

×：示請假

##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簽名單

理事名單		監事名單	
姓名	簽名	姓名	簽名
楊克誠	楊克誠	馬普東	馬普東
阿不都拉		賴麗玲	賴麗玲
廣定遠	廣定遠	楊哲淑	楊哲淑
楊開煌	楊開煌	巧兒潘	巧兒潘
藍美華	藍美華	孫台義	孫台義
多長有	多長有	張華光	張華光
粘聰明	粘聰明		
張台生		劉學純	劉學純
娥舟文茂	娥舟文茂	林遜鵬	林遜鵬
周 健			
粘龍音	粘龍音		
趙竹成	趙竹成		
永樂多斯	永樂多斯		
傅仁坤			
魏展民	魏展民		
李信成			
王慶平			

記錄：林遜鵬

一、報告事項：

- (一)第十八期季刊，以刊載四月份兩岸「中國少數民族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全部論文，可以在本(六)月底或七月初完成出刊。
- (二)本會新增會員永樂多斯(女，維吾爾族)，請追認其會員資格。
- (三)為因應當前海外維、藏政、教人士對臺灣所造成的影響，擬舉辦一場小型研討會，將研討會結論送請政府相關部門參考，善盡民間社團建言責任，茲擬就以下甲、乙兩案敬請討論：

甲案：

- 一、邀請大陸知名學者三至五位來台，由本協會全額負擔旅費，為期兩天。
- 二、研討會半天，另一天半遊覽北部近郊。
- 三、研討會僅邀請本協會理、監事參與，另邀請國內學者三至五位參與討論，每人發給稿酬八仟元(參加者需提出五仟至一萬字書面稿，大陸學者亦同，但不發給稿酬)。
- 四、形成議結論後，函送政府相關部門參酌。
- 五、本案約需經費新台幣參拾萬元整，必需另行籌措。

乙案：

由秘書處研擬說帖，經理事長核可後，送相關部門，僅需稿酬八仟元左右(計字核實論酬)，可在年度經費內設法編列支用。

- (四)本年度是否另有需辦事項，敬請討論。

二、決議事項：

- (一)建議撰寫專文在行政院組織改造提案中，於陸委會下設一「少數民族事務處」，以示對各少數民族之公平待遇。
- (二)設法聯繫在台少數民族社團。
- (三)邀請大陸學者使之成為常態性年度工作。
- (四)關於邀請大陸學者來台研討「海外維、藏人士來台」一案事涉甚廣，故暫緩，但可在季刊叢書上發表專文，對相關問題作較深入之探討。

(五)可籌劃舉辦富文化特色之少數民族活動。

(六)每期季刊中增加各民族美食專頁。

(七)設立中國邊政協會網站一事，研擬後辦理。



##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中和景平路 188 號 4 樓，劉學鈺。
- 電話：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月出版

#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鈞

電話：0921-883325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